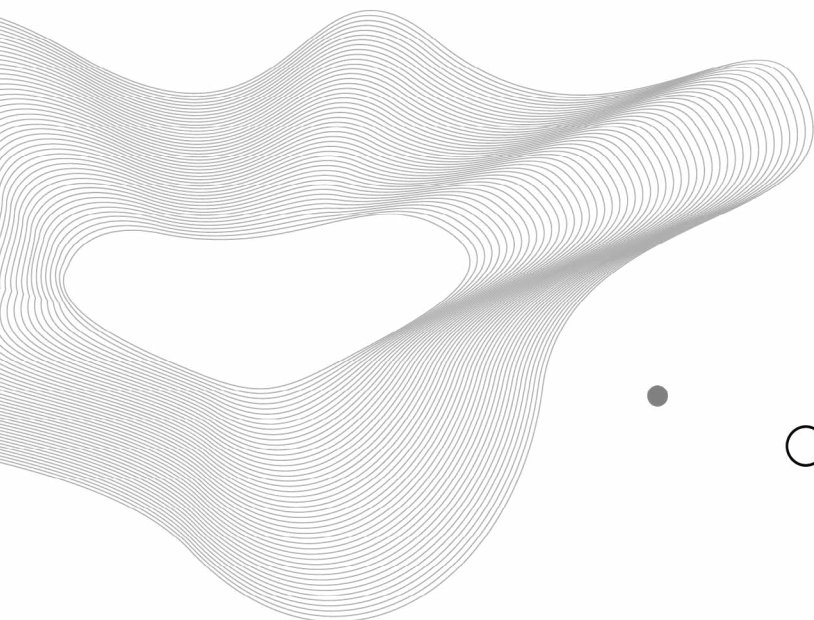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新詩／散文



第十五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目錄

序	處長序	04
	評審代表序	06

目錄

新詩類	寫給麥寮的一首情詩	15
	在他里霧驛等你	18
	海湧波浪・我的愛在糖果中燃燒	21
	離家記事	25
	我的刑役是字句—賴和詩牆	28
	海口之歌	31

散文類	沙海	36
	返少女	49
	靈魂的風	63
	新居	76
	屋頂上的阿嬤	85
	高鐵之旅	94

處長序

「雲林上場」是縣長張麗善施政的初心，凝鍊雲林人的文化自信則是本縣文化政策推動的核心價值。榮耀雲林、展現雲林人的文化自信，文學創作也是功不可沒的一環。本縣每年舉辦雲林文化藝術獎，其中文學獎分為四大類別：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鼓勵創作者透過筆耕紀錄雲林的故事與雲林人的心事，期許喚醒大家對雲林這塊土地的認同感、歸屬感以及文化傳承。

第 15 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 文學獎收穫滿滿呢！本屆徵選文類是「新詩類」與「散文類」，要在六十幾件稿件中徵選出傑出的作品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尚幸邀請到縣籍作家季季、宋澤萊、張信吉、鍾文音以及社會人類學博士李明璁老師擔任評審委員，透過不同的專業與觀點，熱切專注地分析、討論、激盪著，只為了徵選出能展現雲林人文化自信與土地關懷的作品。名家齊聚一堂令人感動，也為積極參與文學獎的所有創作者鼓勵喝采！

恭喜各位得獎作家脫穎而出，展現不凡文筆，感謝評審委員辛勞付出，給予作品公正專業的評選，企盼各位文學愛好者、在內心翻騰文字遲未下筆者，書寫吧！

文化觀光處處長



謹識

評審代表序

2019 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輪到散文和新詩兩個項目，新詩有 27 件競獎，散文則有 34 人遞件，稿源豐富多元，賽情精彩。經過鍾文音、宋澤萊、李明聰、季季、張信吉 5 位評審委員於雲林縣文觀處會審結果，各錄取第一、二、三名及佳作三名。

整體而言，本屆投稿情形十分踴躍。依照「雲林縣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參選資格為（曾）設籍、就業、就學、服役或出生雲林縣的國民均得參賽，縣境高等學府就學人口多，旅外和本居的鄉親亦夥，尤其雲林的歷史、風土人情、環境變遷，觸動作家情懷的議題不勝枚舉，使得本屆的文學徵獎成果仍然持續豐碩。評審們對於優選作品，看法頗為一致，主要是作品的內容、題材、藝術表現有達到一定的水準；另有一二單篇，評審稍有參差的想法，涉及風格與喜好，但差距不大。評定大要，分述存錄。

新詩錄取 6 名，得獎名單如下：

1. 首獎（第一名）：〈寫給麥寮的一首情詩〉

語言簡易，不用奇字雅詞，彷彿無力者的日常說話，平緩無力。但是所訴所說卻是章節分明，時時有出人意表的弦外之音。例如：「這座小城 有著越來越多人民和神明居住的所在」，巧妙的換行書寫，因為句讀不同，暗示人成為死神，人和神都不斷死去，這是一個無神明、無天理的城市。「廟前廣場老舊收音機播放補償金和癌症哪一項先領取」則深刻控訴財團的惡行，均在實情。整首緩緩無力，不作激昂之語，喻示人們生存於石化工廠周邊，面對死亡威脅的無力感。詩的不控訴，即是最大的控訴，比較不足的是，人心和政府的角色未在詩中出現。

2. 第二名：〈在他里霧驛等你〉

語言精準不誇飾，娓娓動人，頗有小說的畫面。由於詩之所及均為真實風貌與己身綿長故事。寫風土是斗南及火車沿線風土，寫草木是生活真有的草木，寫驛站是真存的斗南站，這是過去現代詩較為人詬病的「脫離實存場所」的反例，平實動人。通篇若能以平實為底，並展現約制與精煉的語言能力更佳。

3. 第三名：〈海湧波浪，我的愛在糖果中燃燒〉

寫六輕廠以糖果工廠比擬，既反諷又寫實，政商與地方互動似嘎然而止，憤怒大，詩質少，本詩有可成佳構的機會，惟需再修飾。

4. 佳 作：〈離家記事〉

五個小章節構成一個詩篇，展現新詩可以吟誦的音樂趣味。在這親近人的趣味中，詩的質地就會落入人性的領悟與詩的理解的深淺。顯然這方面的期待，沒有體現，詩味較少。

5. 佳 作：〈我的刑役是字句—賴和詩牆〉

詩人的刑役是文字，一如作者之言。但，詩的核心是生命體驗，寫別人，特別是偉人，就有此難越的鴻溝。這類題材常常落入歌頌體與敘述性，本篇即是如此。

6. 佳 作：〈海口之歌〉

寫台灣的印尼新娘，他從異國嫁來海口台西，詩歌成功營造物象和心象。台語的書寫亦十分熟稔。本

篇吟誦起來別有風味。惟「真實」是什麼？弱勢者是印尼新娘或台西人？大問小答或許可及。

散文錄取 6 名，得獎名單如下：

1. 首獎（第一名）：〈沙海〉

本篇有詩歌和小說一般的閱讀節奏與事件情節，形式表現傑出。書寫的內容可以脫離童稚期的純真無知，直涉對海洋的知識、市場商販價格以及在地風土人情，透過字裏行間展現筆者對現實界的掌握，具有豐富的知識能力，文章中出現的人物口吻，也有如實而深刻的體悟。內容上，涉及政商結合所產生的六輕設廠雲林沿海事件，影響在地人的生活與生命存在，期間的生存搏鬥一如海浪的兇險，幽微難逆的命運書寫，讓文章充滿生命力。

2. 第二名：〈返少女〉

這是一篇書寫老年人的散文。作者用心體察出，老年人不一定有一種固定的樣子。本來嚴肅寡言的阿嬤，年老後表現出許多不同的面貌。所謂「返少女」

不是只單純退化成孩童的過程返少女，更是一種人性的解放，作者寫來生動有趣，情節安排和語言的運用都妥適自然，讓人欲罷不能。這是一篇祖父母、兩性、世代之間的親情互動的書寫，相當可看，深刻。

3. 第三名：〈靈魂的風〉

一開頭原有雜蕪絮語之走筆，但漸漸緩讀，讀出了深意。作者書寫自己父親的真實故事。作者對父親原有一種暴力形象，對家人施加暴力的男性，不僅對子女疏於關照，對自己的妻子更實有傷害。作者成長後，才更了解父親並非如此。經由書寫的爬梳，才發現父親生命的存在意義，而有進一步的肯定；對於家族血緣生命的承繼更有深刻的體認。想必作者文章經營很久，書寫過程因為觸景情傷的時候必多，如能淡然出之，或許別有一番風格。夫妻、父子、家鄉……這些生活場域都是生命的核心基礎，對本質議題之表現，可再深思。

4. 佳作：〈新居〉

雲林媳婦這樣的題材，對於農鄉雲林而言，有

新鮮感，有善良純真氛圍。文章一開始，對閨蜜絮語，驅車南下記得下交流道行得慢些，引人繼續閱讀的好奇心。雖是以女性甜蜜為文章發端，但通篇讀來，是一種有節制的成熟筆調。透過邀請閨密或昔日好友到訪雲林為線軸，述說嫁來雲林之幸福。這是認證定居的幸福。前後呼應，結尾神來一筆。

5. 佳作：〈屋頂上的阿嬤〉

通篇散發鄉居人際淺淡日常的細節，自然流洩平凡幸福的極高境界。人、事、物平易平和，淺淡而深刻，時時流洩不凡的喜樂。文章一開頭「阿嬤，你怎麼在屋頂上，我也要爬上去！」在屋頂挽菜瓜的阿嬤，彷彿老電影「屋上提琴手」的第一幕影像，這是舊時代、舊日子、舊幸福的追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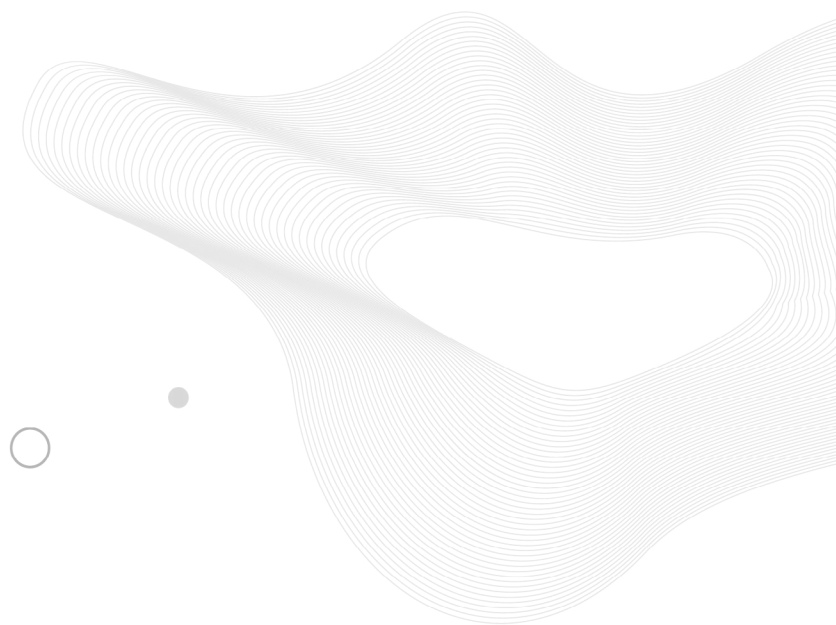
6. 佳作：〈高鐵之旅〉

雲林高鐵設站，不僅有經濟效益，站體的特殊設計更帶來建築美學融入雲霧森林的縣名意涵，高鐵之旅對不同人，有不同意義。但作者的視野企圖顯然更高於此，他看到了更為原始的存在，也看到正在發生

的現象。文章通過極不起眼的日常接送住家與高鐵站為引子，說明便利的交通設施改變生活樣貌。帶出小鎮的高鐵設施必須徵收土地，引發淹遠年代持份地權分配的家庭樹關係。凝固的農村大地被高鐵攪動，固著於泥土的家庭關係，其實隨時代改變了，也被高鐵的來臨揭開新的時代。本篇如能著力文章結構，加強文學語言，必將更為雋永。

整體而言，本屆的徵文活動是成功的，成果是豐富的。題材上暗合雲林地區廣袤的農村景象、城鄉議題、石化環境汙染，可惜生存於山、海、河自然風貌和人文素材的著墨較少，人們的心理變遷與環境適應則多所敘述。藝術風格上，頗多慧詰與超逸的作品，讀來有另一番人生契悟的體會，尤其是讀到作者本人與作品人物所散發的純真情感，可說是文學作品最為核心的原點。評審過程是快樂的，謹祝福未來的讀者也將如此。

國立臺灣文學館副研究員 **張信吉**



文學獎

新詩類

新詩類 / 首 獎 寫給麥寮的一首情詩 甘子建

又一日清晨
煙塵仍舊比陽光和雞鳴
更早甦醒 緩緩繚繞進
這座小城 有著越來越多人民
和神明居住的所在

儘管在你無神的瞳孔裡
早已無神的信仰
你仍舊習慣
上班前漫步於此
傾聽廟前廣場
長長板凳上坐著的
老舊收音機 反覆播放著
鄧麗君的歌曲
長長板凳上坐著的
七嘴八舌裡 反覆播放著
今年的補償金和癌症
哪一項會先被領取的話題

日子按錯鍵了也好
街道上的樹還不到秋天
全都落葉了也好
或許你哪一天生了病
蹣跚幾步路以後
就能抵達他們承諾
要在明年春天蓋的醫院了

曾幾何時
你所熟悉的那些飛鳥與白雲
已悄悄避開了你
目光在天空飛過的路徑
曾幾何時
你所熟悉的那些魚群和洋流
已悄悄避開了你
身影在海裡游過的蹤跡
當你如同浮雕上那座金剛
正欲發怒時
此刻廟裡懸掛眾生煩惱的鐘
恰巧被慈悲地敲響了

想必除了這裡 你沒有
更美好的小城值得去愛
想必除了這裡 你沒有
更多的故事值得去發生

於是你轉身返家
戴上口罩掛上識別證跨上機車發動引擎
往遠方疾疾駛去
那一條條新鋪好的未來大道啊
都如同不斷燃燒的巨型煙囪
全都通往那一座座被財團佔據的工廠

甘子建 【作者簡介】

台南人，曾出版詩集「有座島」，曾獲自由時報以及中國時報現代詩獎等獎項，台南人，有一個可愛的妻子，有兩個同樣可愛的孩子，生活忙碌而幸福，很少有時間寫詩。

新詩類 / 第二名 在他里霧驛等你 施雅文

今晚我獨自在月台等你
人高的芒叢，有夜露的眼睛殷殷盼望
遠山虛掩，那張仰臥著一根白髮的眠床
此刻滿月伏坐牆頭
喝空的水瓶澄澈如透鏡，在旱地折射粼粼波光

濕潤的汽笛聲由遠而近，一列銀白車廂揭開重重夜霧
然而當我眯眼細看
火車並非直線行駛：而是像
毛蟲那樣拱起柔滑的背脊，在稻田裡一伸一縮地前進
快上車吧。你笑著對我說

入睡的旅客在夢中交談
翻花繩的孩子們，指間牽引的絲線閃爍磷光
鄰座的母親低聲吟唱，懷中一只布包渾圓
如繭如月

順風行駛

湖泊倒影裡的車廂一節一節充氣鼓起如帆，而後
靜靜放下
晶瑩的絨毛如雨絲覆滿車窗
成對的腹足並列兩側，以點點星火劃亮冰冷鐵道
列車沒有眼
僅以潮濕的鼻頭謹慎探視前方路線
在山巒間靜謐地前行

返回座位的途中，拉開門
車廂內盡是一片繁花盛開春日原野，兩排長椅座落在野草間
怒放的曼陀羅、龍葵、荊桐和鼠尾草
飄飛的蒲公英沾在你褲腳
沒有人發現異狀

我的故鄉在火車上
窗外的回憶則是風景，無盡地向後倒流
滿地剪落的洞口圓片如星空
把小指伸到剪票鉗下——
和蛹中未曾相識的自己

盟約羽化

清晨，一列火車蛻下的皮
遺留在鐵道旁
老煙囪、齒輪與車長室、複眼與活塞汽缸
風一吹就飛到又高又遠的天空
而我終將潛入夢中尋找青春的線索
當你腕上的指針
如漣漪晃漾

施雅文 【作者簡介】

畢業於HEAR法國史特拉斯堡高等裝置藝術學院碩士，現為專職作家、藝術家。旅法十年，以藝術家身份取得法國國籍，亦是「巴黎市政府藝文創作計劃」唯一台灣獲獎者，現旅居巴黎與台灣。

新詩類 / 第三名 海湧波浪，我的愛在糖果中燃燒 林文彬

糖果工廠製出一顆顆的糖，偷走
我們的愛已在糖果中燃燒，
不知不覺中已噬去我的愛。
不是大聲獅吼就會有糖吃；也
不是小聲囁嚅就沒有糖吃，只等
白雲變黑雲，天空飄下一顆顆的糖。
一顆一顆的，偷去我的愛。
回報，悔恨；希望，幻滅，都已燃燒。像
濁水溪的乾涸，已變了地層下陷的回報，
沙塵暴的揚塵，已變了吃飯攪沙的悔恨，
海豐島的消失，已變了魚蝦貝類的幻滅。這些
小學生都會說的《糖果工廠的秘密》
只留給大人們一點點地方愛的希望。

我的愛在糖果中燃燒，從
發動縣民舞龍舞獅歡迎糖果工廠；到
隔離水道一千公尺變了一百公尺；到
蓋工廠附帶蓋醫院變了蓋小診所；到
行政院長下令小學遷校不能上課；到
空污 PM2.5 連續三年全台最嚴重；到
十大惡因腫瘤占全台罹患率最高；到
學校教室加裝冷氣機以逃避空污；到
美國廠環保汙染判罰款五億美金；到
越南廠環保汙染判罰款五億美元；盜
台灣廠氣爆汙染賠不出一億台幣；盜
我們的癡情都已在糖果中燃燒。到只
留給小孩子們一點點地方愛的奇蹟。

海風穿透變了火紅的遠處飄來：海湧波浪
唱出吳俊華《癡情台西港》的歌聲：
雄雄打醒阮的戀夢
親像海鳥叫你出航 一聲一聲
念著你的名 更加阮陣陣心疼

敢有影港水嘛會乾 夢中的你
又講起 心愛的 不管黃昏抑是早起
阮癡情掛意
攏嘛是台西搭心的你

我們被噬去的愛 / 攏嘛是國境之西搭心的你
糖果燃燒過的愛已被擋在一根根的煙囪之中

看不見海湧波浪
吳俊華變了唐飛 歌聲不死，但
雄雄打不醒阮的戀夢 /
親像海鳥已不叫你出航 / 一聲一聲
念不出著你的名 /
更加阮陣陣心疼被吃去的愛 /
敢有影港水嘛不願會乾 / 夢中燃燒的你
又講起 / 心愛的海湧波浪 /
不管黃昏抑是早起的鳥兒有『糖』吃 /
阮癡情掛意的愛 /
攏嘛是國境之西搭心的你 /

一大片變了火紅的海湧波浪已燃燒在糖果工廠的煙囪
之中，
燃燒著，燃燒著，我們的愛。

林文彬 【作者簡介】

林文彬，63歲，雲林縣虎尾人，台科大工管系、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法學碩士畢，現任雲林縣議員、雲林縣林姓宗親會理事長、電台政論主持，曾任大學講師、企業經理、社區規劃師、西安里長、鎮民代表、虎尾鎮長、雲林縣中小企業榮指員協進會會長，著有《台灣的第三條路：社區營造政治學》、政論文章散見各報。

新詩類 / 佳作 離家記事 戴翊峰

一、
有人問起他來自何方
他攤開地圖，把家
重新拼在所居城市的下方，並說：
「很近，那是一個
鐵軌到不了的地方。」

二、
他再次沿著城裡的月光抽芽
脫下淺山的種皮，潮汐的根毛
所有關於故鄉的印記在夜裡
一寸寸向下生長，而他
此後舒展成老舊公寓的苗

三、

他認得下班時的霓虹燈，很像家的
每條阡陌的路口與巷弄，他認得
日落的軌跡、月昇的方向、迷航的蛾與
所有周而復始的忙碌步伐，他認得
整座城是座像家的迷宮
迷宮的盡頭，還藏著
一場像家的夢

四、

想家就走進超市，想家就
拿起每件印有故鄉名字的農產
默默吞食生產標籤與履歷
一點一滴拼回
一個零碎的自己

五、

有時，當夢讓人感到窒息
他便開窗吸一口城市縫綫的霾
想像整座淺山的霧從未離開
想像迷茫的燈是將凝的露
過境的車聲是夜鷹，想像
首班捷運的鳴笛是陣陣雞鳴
在一天開始前，想像自己
城裡蝸居的日子終會
悄然開出家鄉的花

戴翊峰 【作者簡介】

雲林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所畢，現為
一個自由的寫作者。

新詩類 / 佳作 我的刑役是字句——賴和詩牆 ····· 劉志宏

我聽到一根根荊木散開的聲音，植圍
在歷史的耳膜周圍。黎明時分
當晨曦沿著野菊，這個城輕輕
將夢想打了開來，如同迎接一位新的生命
青青山脈猶橫何處？我起身
鳥兒在樹上轉起清越多變的聲響
欲升的明月在夜霧下顯得清白

我聽到一根根鐵條如柵欄被釘牢的聲音，恍若
翹羽無言以對的時刻，這是清晨
你安靜地刮著鬍子，寫著日記
大片青草的氣息和著庶民性格，打進胸腔
而遠方，在紅褐色的土壤上曾有鴟鵂盤旋
任憑一次次造訪，都無法阻止械器與肉身的碰觸

此刻太陽即將圓熟，在牆面投射
奇轉的力量，這座城將更完固——如同皇袍加身
接而是鋼板，壘架（也轉化）你過往的生命
如日月般凝造，鍛成鋼樑、鍊成石柱
即刻正午，你像是一個新形的宇宙
我不斷繞你而轉，星月也繞著我們轉
如牆似刃，當我推開門到另一道門
看見速度劇痛般地推著光陰的箭矢——
為何你在宇宙的旋舞中 靜默了。

後方群峰在強弩的折光中閃動，望著你
和你的詩句坐擁大片寂靜，我知道
我們都是你城堡的入侵者，蒼天
把延續的天稟留給你
留給我們的只是渣滓……

如今，你詩裡殘破的意像想層遞出怎樣的風雲？
風呼呼打在頰上，是造物彈奏的琴絃嗎

讓天色瞬刻黯下……那腳程也無法攀及的色調

我的命運同你一樣緘默（那不全然

可構成哀傷），我是一粒微塵

多次離合，又來到你尊榮的足下——

是顆微塵使得飄落——，我的刑役

是字句，向天地著述詩文；

而你，駝著默默的光輝向前

歲月斑斕的身軀，推深——

閃照時間更深層的岩壁

劉志宏 【作者簡介】

劉志宏，筆名伍季，宜蘭蘇澳人，佛光大學文學博士畢業，現任教於逢甲大學國語文中心及國立虎尾科大通識中心。作品曾獲：林榮三獎、時報、國家文學館博士論文獎助、文建會現代文學碩士論文獎助、國藝會出版獎助、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教育部文藝創作、星雲佛教散文及台北市、吳濁流、鳳邑、玉山及海洋等文學獎。作品散見報紙、文藝雜誌及個人網站「伍季文學廢五金行」。詩作〈老鷹不飛〉入選康軒版國小課文、〈籃球〉選入《九十一年年度詩選》（台灣詩學）、散文〈魚眼家族〉選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文教材（五南圖書），著有詩集《與鐵對話》、《痛苦已把門檻化為礦石》、論述《詩·役》及散文集《失肘港》。

新詩類 / 佳作 海口之歌 曾美滿

寫予彼位印尼新娘

風，吹過太平洋

對遠遠的島嶼

絮來鹹鹹海湧的氣味

順繼挾一張批信

寫著南洋的消息

海水紺藍透光，無字

Phóng……起來斟酌看

伶故鄉是全色緻

穿著 sa-lóng 裙的伊

十七八歲當青春

倚佇海邊看一隻一隻

來來去去的漁船

向望 siòng 會著，故鄉

日頭 lak 落水面 ê 黃昏

海水金爍爍，掣流

從對闊莽莽天邊去

透風時若像討海人 ê 面

攏是皺痕，有時仔無細膩
會浮出 Ayah 的面形
真熟似又閣漸漸 …… 生份

十八歲以前 ê 海埔
是成長大漢的家園
有討海掠魚 Orang tua 的跤印
有私訂終身的 Cinta
十八歲以後的海口漁村
是伊，愛依倚
無奈何的後半人生

欲離開彼工
查某囡仔攏無哮
飛行機載伊來到
走揣幸福未來
煞，真遙遠的所在
伊也會當瞭解
親像買賣的婚姻
是無需要愛情

面對生疏只有認份
好佳哉，值得安慰的
猶有一片茫茫 ê 大海
蹣佇眼前，通解心悶

一隻竹排仔跔佇水面頂
共彩霞點紅的日頭
輕輕仔相辭
討海人就欲靠岸歇睏
伊恬恬等待，洩流
海水若退去，無月 ê 暗暝
是毋是愛人的跤跡
著會，一逝一逝
浮上漁港咧
海墘 ……

曾美滿 【作者簡介】

曾美滿，筆名阿蠻，雲林莿桐人。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榮獲：台文戰線文學獎臺語現代詩頭獎；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新詩首獎、短篇小說首獎，桃城文學獎現代詩二獎等；2019年首本華語詩集《月光女孩》入選雲林作家作品集；2019年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創作獎助。2019年臺灣文學創作金典獎得主。

註

紺色 (khóng-sik) : 深藍色、蔚藍色。源自日語。

sa-lóng (沙龍) : 印尼峇里島傳統服裝。

掣流 (tshuah-lâu) : 水急流狀

從 (tsông) : 慌亂奔忙。

Ayah : 印尼文阿爸的意思。

Orang tua : 印尼文父母的意思。

Cinta : 印尼文愛人的意思。

無奈何 (bô-ta-uâ) : 無可奈何。

通〈Thang〉: 可以。

竝 (tshāi) : 豎立。

黠 (tò) : 染、傳染。

洶流 (khó-lâu) : 退潮。

文學獎

散文類

散文類 / 首獎 沙海 林皓淳

這片沙漠上，埋藏著繁多濕潤的夢。兩、三部野狼 125 機車引擎聲的轟鳴，由跨越濁水溪的台十七線公路，劃破靜冷的夜，臨來通往雲林麥寮六輕工業園區產業道路旁的一處檳榔攤聚集。

捕鰻魚苗的人穿上青綠的蛙裝，戴上頭燈，跨上機車的一瞬，彷彿也就成了群狼，果敢的離開這與海相爭的前哨站，隨兩側昏黃路燈的目送，往退潮西海岸的深深霧白裡，尋那海上白金的傳說。

每年九月到隔年二月，父親的背影，也常被帶走在那冷峻的夜與朦朧的清晨。如今隨著父親，在那年邁卻努力替我擋風的軀體後，終於有機會親眼窺見，海民聚首在檳榔攤時，總嚼著檳榔、喝著保力達，以鮮紅的口，浮誇驕傲地說著，那夜又補了百多尾鰻魚苗的故事。

如狼是獨行的傳說一般，捕鰻人行經產業道路、

奔上黃土石坡，歷經路途崎嶇艱險，最終俯衝通過入海的陡坡後，隨著海上早已插定竹竿的標記，朝各自的下網處去。當野狼 125 的車輪劃破映著月的水灘，在退潮後如沙漠的海上前行，我驚覺的告訴父親：「原來我們離海那麼的近。」父親說著的左側燈火熠熠的六輕廠，就像個巨獸，將海水吞噬，化為雲煙。而六輕廠向海一側的最末端，便是麥寮港。

港滬旁的夜下，便是父親以竹竿埋下細密排網之海溝。將野狼機車停在竹筏旁，點上綠色燈號，標示著當潮水暴漲湮沒過胸時，該游去的方向。捕鰻苗前，父親點上一箱金紙，手持線香三柱，虔誠唸叨：「弟子○○○，按今仔日開始，佇遮討海，望眾好兄弟、媽祖婆保庇。今仔日風透燒金紙不易，日後閣再答謝。」父親緩緩彎下疼痛的腰背，將線香深深插入燒紅的金紙前沙中，說著金紙要燒在順風處沒補鰻網的地方，才不會燒破網讓鰻魚苗溜了去。

海風颯地冷卻了燙紅的金紙，紙錢頓時被吹散漫天，火光熠閃在灰黑間，與星子一齊融進月空後，降

入這片茫茫沙海，在黑夜中沒去了紅火。父親在冷冽的海水中收網，以自製的塑膠籃上套著細網，再於細網上加層鐵網，篩漏著所捕種種，鰻魚苗會由上層大孔洞漏網鑽入下層塑膠籃中，海民則將其撈入脖上所掛胸前塑膠桶中帶回。

雲白的煙從父親墨綠棉質頭罩孔洞間噴出，恰似變成身後龐大六輕工業園區中的微小老舊鍋爐，所附的連聲嘆息，飄蕩了整個寒假。海上白金被湮沒在濕脹尿布、滿布水草的塑膠瓶、釣魚用浮標、捕魚用來標記之塑膠浮球、殘破衣物間，失了蹤影。望著幾許凍死的虱目魚仔與已由透明反白的鰻魚苗，漁人暗自默問，是不是有幾個捕撈鰻魚苗的夜，僅是夢境，否則，撈捕的垃圾為何陷入了輪迴。

羅列的波中，有魚群的葬禮。夜裡的海是靜謐而令人恐懼，我們不時嚼著月光說孩子的話，壓低海鳥吟唱的幽微輓歌，抬頭仰望遠離光害後的星子，伴著新生的豆仔魚、扁平的比目魚、氣胖的河豚、能泡藥酒的土龍與大沙公的浮現，生怕彼此被龍王領去。

「想袂到，有一日我會當恰清華大學碩士生做伙計海。」對著長年在外的游子，父親盡情地說出一樁樁精采故事。

鰻魚苗的價格浮動很大，但多半在 80 至 120 元之間，全看當季海民捕撈數量。一艘黑船入港的夜裡，鰻魚苗的價格飛漲至 145 元，沒過幾天，瞬地降回 100 元，村里的漁人聚集在檳榔攤裡，說著那夜有一處走私鰻魚苗的地方被海巡給剿了。而伶俐的數鰻人，自是不會讓虧損擴大，只好剝削這群拚命的海民。數鰻人很是機敏，一聽聞何處有鰻魚苗，不論多寡，不出半日便會到位，畢竟一尾抽了 20 多元利潤，又無須至海上賣命。

曾聽聞村莊裡有許多數鰻人，互相競爭激烈。父親說在進入海灘陡坡前的蜿蜒黃土地岔路口上，有座以蛤蜊蒼白亂葬崗搭建的橋，過橋後再行過幾處荒廢魚塢，便能望見斷樹旁有著紅色鐵皮屋頂水泥造的鄉野賭場，數鰻人說斷樹是一賭徒醉酒亂性後砍下。賭場內，如有鬼神作法，似清晨隨海潮升起的十里霧

障，頓時令人失了方向，迷了心性，人人替自己重畫了一張面皮，化為吞吐雲霧的妖魔。恐被妖氣亂了心性之人，便戴上口罩、墨鏡，身披一襲風衣做道袍，手持以紙帶、橡皮筋捆綁的疊疊千元鈔票為符紙，砸向鋪著米黃牛皮紙的賭桌，以此威懾眾妖魔。

海民們喜歡玩骰盅，有年除夕夜，一女將颯颯幾聲，首起 40 萬，隨後 60、70、90 萬連贏四把，殺的賭場內幾個刺有龍鳳的男人連忙奔竄。當脫下口罩，女將平日裡也持刀，是靜默蹲坐市場一隅，替人削菜、賣菜的商販。還有一戶養鴨人家，一夜輸了一棟樓。數鰻人在旁觀望，不時至門外遠離霧障，保持神智清醒，一雙慧眼圓轉，守見賭輸的捕鰻人，便迅步趨前問候，而後激勵其借貸金錢重返賭局。

父親老練的說著這數鰻人「縛海蛟」的伎倆。捕鰻人每月向數鰻人結清帳款時，皆是領的現金，為數雖不多，卻賭性堅強，必會帶上海上搏命的錢，至此一搏，賭輸後常有不甘，便向數鰻人借貸，並許下承諾，鰻魚苗僅能供所借貸之人數去，做為還款，數鰻

人也精明得很，借貸金額則看去年捕鰻人捕撈捕獲紀錄。由此有債務之海民便必然年年下海捕鰻魚苗，命運也就跟潮汐綁在了一起。

斜陽輝輝的灑落時，朦朧的月引潮水退去，香色下整個沙灘都是胡椒粒大小的沙球和洞穴，螃蟹挖洞的時候留下，乍看上去密密麻麻一片海水味道的種子。再往深處一些，便是我與父親捕撈鰻魚苗的所在，如今病痛纏身的父親，只在退潮時捕撈鰻魚苗。三十年前，退潮時分，清澈的海水會帶來上萬條如銀絲般的鰻魚苗，就這樣在海溝裡匯流成一條銀河，無須任何器具，往水中一望，伸手一撈，便是數十尾，這個事蹟世代流傳於捕鰻人間，如今成了傳說。

比起今年退潮，被渾沌海水逐漸沖淡的過往盛景，漲潮則是明澈而激湧。捉漲潮的捕鰻人，須將野狼機車停在離岸不遠處，再徒步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到綁著塑膠筏的竹竿處，便開始捕撈，起初海水及膝下小腿腹，海民以收各個攔成三角的排網為主，幹練的海民一人可約莫收二十幾個，當海水湮沒至腰，此

時折返之人居多，但也有膽大海民以自製的篩網持續捕撈，當海潮拍打胸膛，則又游又跑，需趕在潮水淹沒竹竿以前至海濱，以免迷失了方位。

漲潮必然比退潮捕的多，否則誰願意拿性命當賭注。幾個有經驗且膽大的海民，漲潮捕撈後，已無體力疾走，返程不及，便坐上塑膠筏，掏出藏在蛙人裝裡的麵包、飯糰，隨海潮擺盪徐徐吞嚥，架起傘具，靜待潮水退些，乘塑膠筏回岸。而今捕撈漲潮的人少了，因一日能補千尾鰻魚苗的傳奇不再，但有時百多尾的風聲依然傳進檳榔攤。

這入海前的哨站，亦是人們劃地下網的交際所。海潮凶險，灘地無主，為求互助，海民至何處插竿下網，自有暗規可循，依下網年資最深者首佔良位，若同一位置，以前年下網者為主，因鰻魚苗順著海溝而入，海溝又分大、小，故下網處攸關以命相搏後的收成，海民十分注重。捕鰻魚苗排網間皆相隔約二十公尺，同海溝僅能有分別捉漲潮、退潮兩排網。曾因輕狂年少之人，硬是想佔較大較深之海溝，擋了大家去

路，於海濱鬧出一場拳腳。

有一養蛤蜊之人，在這片海上捕了三十多年鰻魚苗，海民除了敬其勘查海溝之經驗，更因其魚塢為入海必經路徑，便將海上之事交由他來疏通、仲裁。天被擦黑的海面上，雖有無盡的恐懼，隨著風的哀號、鳥的輓歌、魚的枯骨浸透毛孔，但至少是條平坦公路。每每隨父親至海濱，他總是提醒，野狼機車在海上時常會因灘地密度不一打滑，此時千萬別怕，父親會以雙腳撐入下陷的泥濘中，至少能堅持不倒幾個秒瞬，那時便快快跳車。也有幾次倒在海上，我倆便速速扶起機車，避免火星塞入了水，而後癱在退潮的海中看滿天銀閃閃的星子。

入海前的路，天是灰黑而無物，幸還有霞紅伴著漁人。水泥的公路並沒有鋪到此處，捕鰻人由產業道路轉進黃土路後，便只能見一處又一處的魚塢，魚塢後多是聳高的蔓草與防風林，養蛤蜊之人便在自己魚塢後，用幾個年歲開了一條道，把聳高的草以行經的野狼壓入地下蛇般爬行，找一處防風林的口子，鋪下

灰白的水泥通往那滿是夢的海灘，等待得見銀河的豐年。

「只有甘苦人毋才佇遮戇戇做。」父親並未等到口中常說我能帶來的福氣，花一、兩小時所收的收二十幾件網，卻只有寥寥十幾尾鰻魚苗，若有八十尾，那日父親便會開懷的在檳榔攤裡，與其他捕鰻人誇耀自己的運氣。父親噓噓喘氣，眼眉低垂，收網的力氣也不如以往足了，說著幾十年前在海灘捕鰻魚苗賺錢的人，早就到外海用船捕去了，只有窮苦人才在這用命拚，這幾年外海捉的鰻魚苗多，灘上便也就「標啊！」

從海岸線算起，越外海的則越富有，捕鰻人常自嘲只能在這偷偷撈別人剩的，但自嘲時多半笑得樂天。朝海的方向望去，深處就能見到高浪層疊，卻像凝滯了時光般不動，成了一棟棟高樓。左側眼角的微光，帶出更加聳立入雲的六輕工業園區煙囪，有時會分不清是雲飄向煙囪，還是煙囪製的雲去向遠方。進入海岸線後，從最近的挖大蛤蜊、捉螃蟹，到養蚵、

捕鰻魚苗，在深深的煙波裡會不時隱現幾艘塑膠筏或小艇，更遠的故事裡，就會有黑船走進。在捕鰻魚苗的海灘上，望見過大貨船載滿各色的長方形貨櫃與六輕工業園區相連，那也是第一次親眼見證遠處模糊麥寮港的存在。

由捕鰻魚苗處回程時，六輕工業園區紅燦燦的燈火，把月色都給奪了。海上幾處浪紋下陰溝導致野狼輪軸偏移的倒滑，似在阻撓我與父親的歸途，願我們留在這夢海，可漁人總要歸家，生存在鋼筋叢林久了的幼狼，也早已習慣泥土的香味。直到那處出海的向上陡坡，我才聽懂了海浪的預言，野狼負著父子欲衝上那約莫兩公尺半的險坡時，輪軸從灘地上到水泥地的那一刻，瞬地因猛力滾動而趨前暴衝，猛衝至坡上兩公尺處，頓時引擎失聲，動力與時光一同凝滯，野狼終於駝不動了。

謹記言語，待父親雙腳支撐，便利用幾個彈指時間跳車，年幼的漁人便不致留下海的傷痕。伸出雙腳，死死的由後座撐住水泥陡坡，父親略顯驚訝，卻

又不得不跳開，以免過重繼續下滑，一個失衡的跳躍後，便隱進了無聲黑裡，安置好年舊的野狼，開啟昏黃頭燈朝坡旁四處張望，得見尖銳礁石、碎玻璃瓦片、漂流的枯木、死魚與鳥獸白骨、隨意棄置的保力達瓶，終在灘地上望見了父親，幸好這年老的漁人四肢還有些力，又一次跳過了艱險。

往後連年九至十二月，我都與父親在紅暮與清晨白霧間探望這片海，成為一種彼此的約定。野狼輪軸劃破映著天空藍的海，退潮的西海岸，露出一支支竹竿化成沙漠裡的仙人掌，土龍影幻成蛇，柔身游過灘地，螃蟹如蠍般高舉雙鉗，待到機會瞬地逃進陰暗地洞，路途中也有乾枯白骨，伴著這片海，延伸到無垠。

天氣日益殘酷沁冷漁人身軀，可使心涼的，是那低迷的收穫。你將自己形塑為沒有文化的人，便也就無路用的只能懸懸做，也曾問起，這討海賭命的工作，是否讓我覺得很是癡傻，又在沉靜的瞬間搖了搖頭，放聲開朗的說著明天的收成會更好，天公總是惜懸人。近年，漁人為了增加收入，會在捕鰻魚苗網附

近拉起一排漁網，捕些海魚，彌補空虛失落的胸前塑膠桶，而你是為了增添我陪你行至海上的樂趣。

看著種種發生在你身上的苦難與歡欣，在看見漁網上纏著海魚時，會向前奔去的你身後的我。每至微冷的秋、冬時節，必會想到海灘的深處踏踏泥沙，望望星子，找找銀河，這些抹不去的烙印。捕撈著夜風裡的故事，清晨的薄霧中，隨著浪湧感受生命的氣息，看河豚迅地梭過腳邊，留下圈圈漣漪，彈塗魚猙獰跳躍、吞泥土沙，尋找生存的契機，白鷺垂首啄食，遠方船舶煙起陣陣，不禁自問，若由海岸線算起越內則越渺小，那自嘲無用的漁人身後的我，又該歸於何方？

望著朝陽升起在海上，炙熱且無任何阻擋的臨上了我的身，欣喜地感到生命的巨大與渺小。在這離海岸線最近的地方，捕撈鰻魚苗的人是最辛勤的一環。而歸家的游子，隨著假期結束，當回到鋼筋水泥製的叢林，化身為一頭孤狼，時而奔走時而倒滑在現代工業所造的途中，而想念著與己一般倒滑在捕鰻魚苗路

上的野狼們。

精彩鄉土故事結束於父親口中以前，在奔向漁網的你的身後，我在沙灘上找到一處高地，漁人所稱為海坪的地方，用海上的沙，努力的建起陸地上有的城堡，奮力的想留下父與子共同為家冒險的證明。伴著陣陣浪紋，我看著，沙堡自然的崩解在此，隨著浪的漩渦、風的流逝、無聲地一切。

林皓淳 【作者簡介】

1997年3月生於雲林縣，成長於麥寮鄉。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畢業，現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生。曾獲雲林文藝獎散文首獎、竹塹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

散文類 / 第二名 返少女 程裕智

我推開房門，門還沒完全打開，連續劇的聲音，就從地板下噴潑出來：「妳真的相信那種謊話嗎？」男生緊緊抓住女生的書包帶。女孩欲言又止，眼角還帶著憤怒的委屈神情……。

走進阿嬤房間，電視裡的愛情糾葛，正上演到最經典的狗血橋段，阿嬤手撐著按摩沙發的扶手，手掌抵著充滿皺紋的臉頰，目不轉睛盯著螢幕，看得津津有味。我默默坐到另一邊的扶手上，挨著她，又看了一段節目。進廣告的時候，我問她：「好看嗎？」我心裡有個肯定的答案，但阿嬤說：「好看啊！看他們談戀愛，男主角緣投啊……。」

自從阿公過世之後，就沒有人會跟阿嬤搶著看電視。

房間裡的小電視，過去總是播著布袋戲，或是日本相撲節目。

阿公在房裡吸菸，夏天的時候，開冷氣又關窗，房間裡煙霧瀰漫，加上布袋戲的聲光效果，幽暗的房間裡，不時射出或藍、或綠的光線。我總是很怕踏進他們房間，深怕那充滿臭菸味的雲裡霧裡。或者，瘦巴巴的阿公，懶洋洋躺在床上看力士相撲，還要我們這些小孩子拿木扒子幫他抓背上的癢癢。這些時候，阿嬤總是安靜的，我以前都誤會，她也喜歡看布袋戲跟相撲。

阿公離開後，阿嬤大刀闊斧把雙人床換掉，床單也丟得一條不剩。過去總是緊閉的窗簾拉開來，日光一下子擠進房間裡，混合著不遠處菜市場的叫賣聲。

那時，我驚訝地發現，阿嬤的房間，居然也有如此亮敞的時候，她神情裡，同時帶著點如釋重負的輕鬆感。

小時候，我一直覺得「阿嬤」是有個固定形象的。

阿嬤很老，阿嬤屬狗。幼稚園剛學背生肖的時候，回家跟她說：「阿嬤是狗。」她聽了後，氣得拿雞毛撻子打我，我都不知道自已做了什麼？只知道別惹阿嬤生氣。因為阿嬤要是生氣，她不僅會打人，甚至還不會陪我玩玩具。

有一年夏天，我跟弟弟玩積木，阿嬤也陪著玩。我們三個人一起比賽做房子，阿嬤拿著斜邊三角形，慢慢地疊屋瓦。我第一次知道一磚一瓦的美麗，就是阿嬤教的。我捧著三個小房子，等媽媽回家問她，誰做的最漂亮？阿嬤的小房子總是奪冠，我心裡恨得牙癢癢，覺得阿嬤好卑鄙，都已經是個大人了，還不讓我們贏。

但氣歸氣，阿嬤陪我們玩積木時，從沒因為我們是小孩而放水過，房子仍然蓋的漂漂亮亮的，而且，還使勁地每次換造型。

我心想，阿嬤真是好勝。

這麼好勝的阿嬤，在小孩子心裡，同時也是能幹又精明的。

不玩積木的時候，阿嬤會踩縫紉車做衣服。自己打版，自己剪布，嘎噠嘎噠地踩縫紉車，快速地滾布邊、車拉鍊，咻咻地做出一件式洋裝。我和弟弟閒得無聊，就拿她畫線的「粉土」，問這是什麼？每一回，她都很冷酷地把我們撥到一邊，說這是她要的。我們悻悻然偷拉她蓋縫紉機的布，布邊滾了一圈漂亮的發亮絨毛，我把陽光下發亮的綠絨毛拔下來幾撮，對著光——吹！滿地都是熒熒毛絮，陽光從向南的大窗照進來，閃亮亮的一地，煞是好看。蓋縫紉車的布，被拔得東禿一塊，西禿一塊。阿嬤又想打我們了。

就算阿嬤蓋積木都贏我們，又愛生氣，問她問題都會用冷酷口氣說：這個她要、那個她要。但是，她從來不解釋那是什麼？我們還是不怕她。

我跟弟弟最喜歡她去買菜，買菜前阿嬤會仔仔細細化妝，對著鏡子抹口紅、畫眉毛，剪膠布貼雙眼

皮。畫完之後，就在客廳窸窸窣窣換衣服，她一把脫掉家裡的洋裝，露出皺巴巴的身體，沒有穿內衣的她，胸部垂下來，在我面前晃來晃去的。

我覺得阿嬤沒有性別，可是，看到搖晃如布袋的乳房，我終究還是轉開了頭，總覺得盯著她換衣服不太好。

換上她新做好的洋裝，阿嬤還會把裙子掀起來，把一張大鈔摺成小小的正方形，塞到她特製的、內褲邊上的暗袋。最後用香到嗆鼻的髮膠，對準頭髮噴兩三下再出門。

我跟弟弟等在樓梯口，約莫一個小時後，阿嬤就回來了。

家裡人口多，阿嬤買菜總是大包小包好多袋子，買的菜都堆在一樓，我跟弟弟一聽到塑膠袋的聲音，就會衝到樓梯扶手旁等待。阿嬤看我們來了，也不走到樓梯口，就把菜一包包直接往樓梯側邊，欄杆的空

隙間遞。我們從欄杆縫裡接過菜，嘿咻嘿咻地提到二樓廚房地，來回走個幾趟，省了阿嬤不少功夫。阿嬤最後抬著痠痛的膝蓋，慢慢走上來，進廚房，看看地上的菜，然後慢悠悠地打開她的「口金包」，挖出兩個十元硬幣給我們。

「不要啦！歹勢歹勢！多謝阿嬤！」是我們的客套三部曲。

媽媽說，提個菜從一樓走到二樓而已，不可以跟阿嬤拿錢。媽媽又說，別人給我們東西要好好道謝。所以我們固定口頭上先婉拒十塊，然後伸出手收了錢，再說謝謝。阿嬤習慣這樣，我們也習慣這樣，這是我們跟阿嬤的小默契。

小時候，我以為這種家人之間的關係，是穩固不變的；而阿嬤的老，也是一種恆常的狀態。

我不知道，老還可以更老。長大之後，回家看阿嬤，總覺得她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以前的阿嬤有點嚴肅冷硬，不假辭色地在遊戲裡贏我們、主導全家人餐食的內容。她的形象在我心裡，總是很偉岸的，畢竟小孩子的世界裡重點只有玩跟吃，阿嬤就像是家裡真正的地下總統一樣。

但這個地下總統，突然在我長大之後，形象為之轉變。

她依然又老又香，臉龐與肌膚都充滿皺紋，對著鏡子抹腮紅、噴香水，只是不再那麼頻繁上市場去買菜了，她總是抱怨，跟我們喊著她腰痛，腳的關節也痛，我們讓她去看復健科，她就固定去看醫生，但是回來得時候總是說沒有用，但下次約診時間到了，她又迫不及待地出門。腰不那麼痛的時候，她就窩在房裡看偶像劇。

是的，偶像劇。青春的少男少女、飛揚奔放的校園生活、狗血的感情衝突，是阿嬤的最愛，她盯著螢幕裡拚命放電的小鮮肉演員，說真好看。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又轉頭跟我說，她以前也念女校，想著以後

要戀愛。

「……以前哪有機會戀愛！我從小就要幫忙家裡照顧弟妹，嫁給你阿公也是親戚介紹相親的，唉……。」沒說出來的話，其實都不言而喻。

每次，我聽她講古時，都重新發現一點新的細節——苛刻的母親、很兇有時又很好的養母、她小時候的夢想、不知道怎麼樣就開始的婚姻生活、生了一大堆小孩……。

過去總是寡言的阿嬤，變老後，已漸漸多話起來，也許是阿公的離世，讓她脫離了一個安靜的妻子的身分，也可能是因為年紀漸長，人易感傷。更有可能，是因為輕微失智，導致她情緒反覆又經常叨念過去。

我按摩著她僵硬的肩膀，隔著麻紗布料，觸摸到她的皺巴巴的身體，軟軟涼涼的，我用力一捏，她聳了一下肩膀，說我力道太大，還是女生比較好。

「做查某毋好啦。」我跟她說：「月經若來，攞袂使呷冰。」

「啥物？」

「我是講，『月經』若來，袂使隨便吃物件。」我大聲複誦一次，不知道月經的台語怎麼說？只好用華語再慢慢說一次。

「喔，『lài-sé』哦？」阿嬤瞅了我一眼。

「阿嬤，妳講啥？」

「lài-sé。」阿嬤用台語，也慢慢重覆一次。

我猜，「來洗」應該是月經的意思吧。

心想，這樣也可以喔？明明就是聽不懂的詞彙，只是重覆念，再加上前後文猜，還是可以溝通的。

阿嬤像是突然想到什麼，抓住我的手問，你有沒有女朋友？要不要結婚？什麼時候要結婚？趕快生小孩啊……。

老人的問題，時間感都跑得好快。傳統觀念裡，交男女朋友就是要結婚，結婚的目的就是趕緊生小孩。我告訴阿嬤，我不想生，感覺很麻煩哩。於是，阿嬤轉念又改口附和我：「對啊，生囡仔愛照顧，無自由啦……。」

然後，接著把她生的七個小孩，依長幼順序，又跟我報告一遍：誰小時候很難照顧？哪個姑姑小時候不乖？誰最聽話，還會幫她一起哄騙小孩……。

說起生育的話題，阿嬤顯然又是憐惜的，女人生養的苦，她嚐了七回，怎麼能不清楚？

也許是這樣的開場，讓後來我與阿嬤的對話，都逐步往女人的心裡走去。

因為說到不想生孩子，所以連 sak5 khuh3（保險套）都出現在我們的話題裡。我默默捏了一把冷汗，覺得這個情景太超乎我的想像，以前的我完全沒法想像，跟阿嬤聊這種私密的事。跟母親談及此事，我們一致認為，阿公不在，所以阿嬤可能「解放」了。

阿嬤聊到開心的時候，甚至偷偷告訴我一個秘密——她說她呀，不能隨便打麻醉呢。有一次手術，麻醉結束之後，阿嬤爬起來脫衣服，脫光光，還在病房裡面吊單槓……。阿嬤邊說，邊像是想到什麼好笑的畫面，嗤嗤偷笑起來。

「脫……脫光衣服嗎？」我大吃一驚，突然想起小時候看到的，阿嬤出門買菜前，把洋裝一股腦脫下來，垂皺的乳房搖搖晃晃的樣子。旋即又覺得不可能，就算是麻藥殘留影響，老人家那麼惜面皮，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失去理智到如此情形吧！何況這些年來，她不都在家裡嗎？什麼時候做手術了呢？

即便滿腹疑問，我還是順著阿嬤的話回答：「阿嬤，妳這麼勁爆喔！醫師跟護士不就被妳嚇死了？」

「是啊，呵呵呵……。」阿嬤這一笑，臉上的皺紋就化得更開了。

我偷偷詢問母親，阿嬤到底何時去做手術的？我怎麼都不知道。又問她，阿嬤真的那麼勁爆嗎？還是她一直幻想自己能夠這麼驚世駭俗？母親聽了此事，也一臉茫然，說手術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而且阿嬤生骨刺，哪有可能跟人家在那邊吊單槓？就算能吊，八十幾歲的人了，手腳怎麼可能那麼利索？

母親覺得阿嬤在幻想，幻想一件她自己絕對做不出來的事情。

我想，阿嬤可能已虛構了一個平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面，她想幹嘛就幹嘛，就算她要騰空飛起來也沒關係。

她可以把自己的房間窗子打開，讓整個空間變得透亮，她可以忘卻丈夫，拒吸丈夫幾十年的二手菸，她可以看她想看的電視節目，她還可以繼續化妝，就為了自己覺得高興，而不是去市場轉一圈，就回來卸妝更衣。

母親抱怨，阿嬤老了似乎更喜好無常，她把果盤遞給我，讓我送進房裡給阿嬤，她總覺得老人應該對小孩子會更寬容一點。我倒認為，阿嬤只是越活越回去像個孩子，又因為她骨子裡，其實有點浪漫，和以前的嚴肅相比，我反而更喜歡她這樣想什麼就說的個性。

電視機裡的劇情，已進展到下一集預告的最末階段，我端著一盤切好的水果坐在阿嬤床邊，貼近她耳邊說：「阿嬤，來呷水果。」

「呷啥？」

「火龍果。」

「吼龍果喔？」

「是火龍果啦。來……呷水果，我陪妳看電視。」

「我共你講，頭柱仔演到……。」

程裕智 【作者簡介】

1971年出生，曾經是十餘年的北港人，其後，接續旅居於島嶼西部許多地方，以及離島澎湖等地。貓派，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國中教師、貓口販紙工作室聯絡人兼經紀人，涉入文學創作第五年，偶爾參加一些文學獎，曾出版《在七彩霓虹下日光浴》個人文集、《海岸邊的那些事》短篇小說集（和李鄺伊合著）。

散文類 / 第三名 靈魂的風 …………… 李德財

時光飛逝，如風。

回顧幾十載遠逝的歲月，童年許多影像已然模糊，只有記憶輪廓邊緣殘存的印痕偶而越過心頭；唯獨對於父親典型的記憶畫面，在腦海裡依然不曾褪色：記得曾有多少個夜晚，遠遠聽到父親迷亂的腳步聲從庭院厚重地響起，母親跟我們幾個小孩子便屏氣凝神等待著。那時，賭博輸了錢或酒醉晚歸的父親，會像一陣在外遊蕩得尚未釐足的狂風破門而入，粗暴地撕裂原初驚恐的氛圍，繼而，我的靈魂深處便會再度彌封上一圈又一圈的陰鬱印記——成長的歲月中，我也一直羞於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父親。

隨著小孩子們紛紛成家立業，父親當然也逐漸老去；年過六旬的父親，性情與行為已大幅度的轉變，只是菸酒依然不斷。每次帶著妻兒返家探視父母時，我一次又一次地違抗母親的「禁令」，進入那個約莫三、四坪大的房間，陪伴抽菸喝酒中的父親聊天——

父親總是喝了酒後，話匣子才會打開；喝酒前、後的父親簡直判若兩人。

我通常坐在離父親一小段距離的靠背椅上，吸著從他身邊瀰漫而來的菸霧。有時，老舊錄影伴唱帶會傳來閩南語老歌，例如父親最喜歡的〈天星伴天涯〉：「過去彼段的情愛，親像天星伴天涯，無疑一時來誤解，一場戀夢沈落海。我感慨感慨感慨，反悔當初不應該，望要挽回你的愛……」；當鄉土、抒情、悲愴的曲調，伴隨醇酒與肉品鍋濃濃薰香瀰漫房間，我也隱約感受到身體內血液流速緩緩增加，繼而感應到情緒某種奇妙的變化。常常，就是在父親酒酣耳熱的情境下，啟動與他之間「秘密」的交流——就像離散多年的父子再度重逢後，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珍藏這分失落已久的親情與信任感。

幾年下來，隨著與父親這種「交流」的持續進行，我才逐漸進入父親的內心世界；對於早年父親的種種作為也逐漸釋懷——他也有難言的苦衷，尤其與性格執拗的母親間之種種「恩怨情仇」。但是我掛心的是

菸酒不離，對父親身體的損害；從他長年的咳嗽症狀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時序又過了幾年，父親身體的情況也越來越惡化。記得是某一個颱風來襲的夜晚。窗外的水滴猛烈地流竄而入，繼而電力中斷。父親點了蠟燭，身旁小瓦斯爐台上的湯鍋持續加溫中。喝了幾口酒後，父親繼續以打火機點燃一根煙；我則依然如往常般靜靜地凝視著。然而，卻驚異地發覺，暗紅的燭光，靛藍的爐火，加上青紅交錯的打火機光影，同時映照在父親的身上。從我的座位看過去，父親暗褐色臉龐上，略顯乾癟的肌肉紋溝在火光閃爍中清晰可辨，而整個身體竟宛如一株在火光中燃燒的樹幹。外頭的風雨持續加大，隔壁草率搭建的鐵皮屋被吹得鏗鏘作響，彷彿要與父親斷斷續續的咳嗽聲相互較勁。在一陣一陣使勁喘咳之後，坐困於酒精與香菸築起的藩籬內，父親疲倦的臉龐上，眼睛緊閉著；繼而眼瞼靜靜地掀起，彷彿若有所思。父親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但心裡卻莫名地恐慌起來。於是，我慢慢起身，毅然決然地跟父親說：「爸！如果你想再多活幾年，真的要戒菸戒

酒了！」父親臉上一頓錯愕，久久沒有回答；然後，默默地再吸下一口菸後，在煙灰缸中狠狠地將菸蒂揉熄。這大概就是父親最後一次的菸酒經驗——他真的開始戒菸戒酒。只是為時已晚；隔沒幾天，父親於夜半中驟然離世。醫師診斷為長年「肺氣腫」引發突發性心肺功能衰竭。

大殮後的守喪期，我天天睡在客廳停棺旁的地板上。常常，我只是守望，輾轉反側，沉思，累了後才有一小段的睡眠。初冬季節，即便地板草蓆上鋪了一層被單，還是感覺到大理石地板的寒氣隱隱滲入脊背。尤其是入夜時分，感覺另一股寒氣從庭院靈堂，經由客廳鋁門窗縫隙微微流竄進來，與身體上方的寒氣交會，再往另一面牆壁的鐵窗飄移而出。我想著：那是父親靈魂奔向解脫自由的徵候嗎？

守靈期間，我每天幾乎天未亮就起身，先走到設置於客廳門外的靈堂，點了三炷香，跪在父親靈位前祭拜。時常，回過頭來，天將破曉，繁星已褪盡，天空中黑暗與晨曦交錯，渾沌不明，如死亡與新生拉

距的灰白光暈，壟罩著門前馬路。一陣和風徐徐吹來。這風，或許也曾於黑夜中漫無目的地四處流竄，穿越蠻荒陰森的樹林，越過燈紅酒綠的夜都市，跌落深邃湍急的河溝漩渦。如今，它以溫柔和緩的姿態流動於父親靈堂前；這風，如父親曾經激盪、沉淪、流淌的靈魂，它是否依然飄蕩中？

告別式後，出殯的行列行經父親生前經營的菜園。才幾個禮拜時間，菜園就已經荒蕪了！眼下，那幾叢雜亂生長的野草，強韌而粗厚的莖節都已長到膝蓋般高了。這些莖節前傾彎曲而下垂的雜草，彷彿正驕傲地檢視自身神奇的生命力，並試圖領悟這天地間某種神祕而強勁的意志與奧秘。我一隻手輕輕地靠著靈柩光滑的板面，雙眼微微向上，注視路旁那一列幾乎紋風不動的木麻黃樹。突然間，一陣溫柔的風緩緩襲來，迂迴於林葉間，啟動叢叢的針葉微波震動；繼而拂過臉龐——我恍若領悟天地間某種純粹的生命意志與真理奧秘。啊！「一枝草，一點露」。這個在阿公眼中「不受戒」——告別式前夕，就有一位父執輩私下說過：「你爸爸除了你們幾個成材的兒女外，就

什麼都不是」——的父親，一生到底具有何種「意義」？這也是我這些年來一直縈繞心頭的問題。

我常揣想而百思不解，何以父親對酒情有獨鍾？其實，在我眼中，平時沒有喝酒的父親理性而有節制，靦腆、沉默寡言，思維嚴謹，做事細心；但我又隱隱覺得，這彷彿也不是他性格唯一的面向。再者，父親不信任任何宗教；有時和他聊起生前死後種種，他也不信前世今生之輪迴，只相信這短暫的現實人生，人死後一切歸於空無。我想到陶淵明的《飲酒詩》：「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其十四〉。或許，就是在這種恍惚沉醉中，人們可以忘卻現實，忘卻「自我」之壓抑與矯飾。是的，隱隱覺得，父親身上有著「酒神」戴奧尼索斯信徒的因子——酒神信徒們喜歡結隊遊蕩，縱情狂歡，繼而沉浸在那種自我解體、撕裂後神祕恍惚的狂歡氛圍中；就在自我被解體、撕裂後，個體所經歷的苦痛、狂喜、壓抑、本性等全然獲得釋放，進而融入那「無我」的

生命整體強大意志洪流中，個體的一切苦痛終於獲得舒緩——我想，就是這種神祕的力量使父親的生命歷程起了決定性的轉化作用。

父親成長於戰後貧瘠的台灣社會，連基本的小學教育都沒有認真完成。據阿公轉述，童年時父親於野地牧牛，便常常把繮繩定樁於草地上後，便和其他牧童跑到鄰近的小溪戲水，甚至還聚眾賭博等等。我想，年少時的父親，靈魂骨子裡就如同尤里西斯般，不安於平庸的生活，敢於冒險犯難。只是，牧神一時的疏忽，風神無心的惡作劇，加上薩提爾小精靈的誘引，父親年少的初航就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父親死後不久的某一夜，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噩夢」；夢中，我的後腦勺被父親狠狠摑了一巴掌，繼而從噩夢中驚醒。夢裡是那些自己生命歷程中曾經沉淪、被玷污過的往事陰霾。猛然驚覺，從來沒有任何時刻，覺得自己與父親的靈魂這麼接近——這是兩個曾經受傷的靈魂相濡以沫，以殘破夢境親密擁抱的時刻。

從年少時便覺得自己身上也流淌著與父親相同的血液因子。那時，常感受到四處流溢的浪漫激情，總覺得生命的能量揮灑不盡；時而浪擲青春，狂野任性，生命簡直往沉淪、病態的道路發展。但另一方面，在這種揮霍中，又隱然浮現對於生命本身莫名的感動——就像從大海深層底部所湧現的洶湧波濤般，生命內在也時常以無可遏抑的力量召喚著自己。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自己，終究領悟到，對激情過度的眷戀與放任無疑是將自己推向浩瀚深淵，墜入無盡的黑夜；就是源於這股生命原初力量的感召與超越的力道，文學，哲學乃至宗教，便順時滲入自己靈魂的深處。但是對於沒有受過基本教育、沒有文化薰陶，沒有李白那種「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江上吟〉才情的父親來說，如何能夠駕馭身上這種狂亂激盪、本能野性的巨大力量？最終只能任由這股強大的力量將他肢解、吞噬。如今，成為人文研究者多年的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已趨於平穩自在；只是，有時會想著——自己身上是否還存在著父親「酒神」般激昂易感而奮進的生命力量呢？還是在故紙堆裡，耗盡所有生命的能量而形神枯槁？

事實上，年屆中年時的自己，也曾經被枯燥沉重的「知識磚塊」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還因此生了一場大病。除了醫藥治療外，想起喜歡種菜，喜歡土地的父親；我也在異鄉的住家附近租了一塊小農地當起業餘農夫。當我向父親請教種菜之種種事宜，他那眉飛色舞的表情自己至今仍印象深刻——那也是父子最親密的心靈對話經驗！

父親生前與母親不和幾乎是鄉里盡知的事，但在父親死後，她的態度卻開始改變。有時，對父親綿綿不斷的思念、回憶乃至感恩充盈於她話語之間：「你爸爸就是那麼勤勞、細心，把那一塊田地整理得這樣整整齐齊」，「家裡若有什麼東西損壞，你爸爸就是有辦法把它修補好」，「你爸爸其實也是很顧家的……」。甚至：「只要你爸爸在，哪怕是只看著他坐在椅子上晃著腳，都比他不在時來得好……」，有時，說到激動處，母親也會在我們面前情緒失控，讓一臉老淚涔涔而下。

其實，在一般「外人」眼中，父親是個坦誠明理，

和善親切，熱心公益、勤奮且頗有耐心的人。但因種種緣故，他和母親就是難以和睦相處；或許母親堅毅、精明、強悍、急切、不服輸等特質，正好和父親的性格成了鮮明的對比。母親年輕時，為了捍衛家庭與子女，她越是堅毅不拔，求好心切，父親身上的「酒神」因子就越發強盛，甚且支解自身於賭博等抑鬱消沉的行徑中——這是酒神信徒的命運「悲劇」。

時光飛逝，但母親對父親的感念並未因此褪色。除了三番兩次透過「牽亡」或神壇等儀式，試圖再與父親「溝通」；多少次，她夢見父親年輕煥發的容顏以及過往之溫存；幾度，夢寐之際，她彷彿聽見父親高聲呼喚她的名字；也曾，夜半之時，彷彿瞥見父親的身影穿過廳堂，沿著狹長的走道進入他的房間。除了固定節日定時家祭外，每年清明節她一定準備豐盛的祭品，跟著子孫一起上山祭掃父親；而我則常思索著，父親生前死後，母親心境的轉折，以及茫茫天地間之種種。

有一次，漫步於父親生前耕種的菜園附近之田

野小徑；環顧四周，盡籠罩在黯淡迷濛的初冬暮色中。突然升起莫名的悸動與渴望，彷彿要追尋某種失落的東西般，我不由自主地加快腳程，甚至雙腳微微騰躍，浸淫於這茫茫的大地。微風從原野另一端緩緩襲來，像是帶來天空飄渺不定的訊息。輕輕觸摸微微濕潤的額頭，原本畏寒的中年脊背竟也感受到一陣暖流。睥睨小徑兩側即將乾涸的田間小渠道，已不聞往年潺潺的流水聲，只感覺更加深沉的寂靜，懸掛在原野周遭……。意識終於沉澱下來，腦中浮現的畫面是：僅有的幾次，傍晚時分與父親一起在菜園耕作的情景。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對於成長於窮鄉僻壤而缺乏文化素養的父親來說，這便是他所能給予我的精神召喚與教誨——回歸那原始、深厚、無名、活力的大地——彷彿大地朦朧的光芒，穿透存在於父親與自己之間的迷霧，直接探觸到我們父子生命底蘊共同的靈魂根源。

今年清明節，我們兄弟提議特地給父親準備他最喜歡的紹興酒；墳墓上，母親僱人細心照料的草皮顯得整齊有致，鬱鬱蔥蔥。十餘年時光飛逝。父親！在

那由塵土堆積的墓地深處，是否存在冥冥幽光伴隨您寂靜的睡眠？清風從昔時牧牛的山坡一端不時飄蕩過來，是否經常喚醒您狂放不羈，真實美好的年少時光？漫漫長夜，璀璨的星空下，您「天星伴天涯」般的情愛渴慕將能實現——背棄先前執拗決絕的「咒言」，母親已經表明，百年之後她要葬在您身邊長相廝守！浮生若夢，人世浮沉；當那一天，我也伴隨蠻荒的野地進入永恆的夢境，大地，那如醇酒芳香而源源不絕的寶藏，將是我們父子命運的共同血脈！

祭拜結束，一陣陣涼風緩緩襲來，焚燒中的金銀紙錢煙霧便順勢往大海的方向擴散，天空一方頓時白濛濛一片。我想像，那是一葉雍容華貴的白色風帆，載送父親魂魄緩緩飄向那遙遠、渾沌、深邃而充滿神祕的世界——那裡，浩瀚深淵的黑暗與無邊無際的光明同源，是「酒神」戴奧尼索斯與「日神」阿波羅的共同故鄉！

父親！在那茫茫大海之上，渺渺雲朵之後的神祕世界，時間之光是否依然顫動？但願我一生與時光掙

扎、搏鬥的執念，足以讓沉滯的語言長出如信使「赫爾墨斯」金色的翅膀，如靈魂的風，自由翱翔，持續傳送我們父子間永不褪色的「秘密」！

李德財 【作者簡介】

大學念中文系，哲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朝陽科技大學。寫作是從小的夢想，但大學的教學與所謂的「學術研究」工作讓它延宕了數十年。過了不惑之年，業餘時終於提筆從事「文學寫作」——它成了我生命中的血液。這幾年，曾經獲得中國大陸「第二屆書城杯全國散文大賽」三等獎，嘉義市「第五屆桃城文學獎」散文類優選等。

散文類 / 佳作 新居 ----- 張琴雯

親愛的 Jane，如果妳驅車南下，記得下交流道行得慢些，我們相約平和國小，台一線上有條金色大道，小學隱身在風鈴木澄黃的彩衣下，到達後撥個 Line 給我，好讓我去迎接，今年暑假剛搬進這明亮朝氣的小鎮，我尚在適應中。

新居座落平和國小後側，是典型住宅式的小屋舍，夏天和綠浪為鄰，秋日與稻香為伴，我和夫不是專業的耕人，但公公為我們覓得擁有田園喜樂的一方地，他在一個陽光粉刷過後的早晨，交付夫一長串沉甸甸的鑰匙，鑰匙嘩啦嘩啦的吟唱變成閃亮亮的傳承。

據夫說，這塊用地前身是公公從前任職的水果加工廠，建設公司看好這處地段，遂搭蓋一批透天厝，也許新鮮的廣告文案勾勒出公公嚮往的未來，所以看屋時，他總是稱許這建設公司具有前瞻性，說是投資自用兩相宜，地段極佳，他比我們更賞識這社區。

很快，我成為虎尾媳婦，我們的作息通常和學校的鐘聲一致，孩子們下課的嘻笑聲是我們最常聽見的天籟。放假時，向公公學習茶道，收攝自己的心，行茶間看葉身蟄伏、舒緩，讓我們在塵囂裡仍氣定神閒，那是一份安定自己的力量。

客廳散亂的玩具與拼圖是孩子的傑作，六歲的小傢伙所行處猶如戰場，才剛收拾完一袋她所謂的寶貝，另一處的積木又傾瀉而下。原是內斂厚實的柚木茶几，今已佔據斑斑駁駁的公主貼紙，不按牌理出來的她，惹出的麻煩常讓我們措手不及，也許這就是為人父母所必經的生活挑戰。所幸，她身手不及之處，我和夫還能積極管理，牆上的篆書「吉羊有魚」，是夫學生時代歷史教師贈與墨寶，象形幼魚安靜地被眷養在透明的畫框裡。孩子入睡後，我們通常靜默，書櫃上的小說讓我們如此，文字是我們的寄託，說話也只是為了爭論作者為何如此布局、這樣的書寫，彷彿我們也成為被文學擁抱的魚。

柚木櫃擺著女兒滿月大頭照，照片旁的這只茶杯

是我參加陶藝研習營手拉的原始坯體，上了淡淡釉彩，杯旁光亮潤澤的茶壺是二哥送我們的入厝紀念。

窗畔的視野是夫悉心整理的有機小農地，木瓜樹變成南洋風情的記號。Jane，還記得嗎？我們到北美館看林惺嶽老師的展，我指著畫作笑著說，我們家也有棵一模一樣的木瓜，我想偷些林老師自然熱情的光影回家。夫忠誠的實踐「半農半x」的有機生活，而婆婆閒暇幫忙灌溉、鋤草，等待落日後小學的鐘聲開口，便攜些青菜蘿蔔順道回家。比起蔬果，我更愛觀賞花木，所以，我努力布置一處花園，推窗，可以嗅到淡雅的桂花香迎風揚起；揭簾，可以窺見雞蛋花在枝桠上展開笑靨。上週細雨後，棕櫚樹輕搖細髮，晶瑩的言語如珠，她適合砂岩石雕庭園燈，有峇里島的神聖與靜謐。

感謝婆婆的辛勞，返家就如同置身閒適島國裡，夫說落葉的雞蛋花沒有花可欣賞，我說糜鹿角展現優雅的樹姿，別有風情，常常我與夫就在這和諧的對立裡尋常生活。

假日，堅果芝麻糊、胚芽饅頭便迎接了早晨。親愛的Jane，其實，我鮮少開火，雲林在地美食不勝枚舉，然，今日妳是稀客，我為妳洗手作羹湯。

對我而言，番茄炒蛋就是最平安的護身符，圓滿的金黃綴以青白，鮮紅快意下鍋，光是視覺就足以垂涎。有機菜園裡，我們照顧菜苗像呵護襁褓中的嬰孩，此刻萵苣以豐滿翠綠報答，鮮採數株洗淨，蒜白爆香鏗鏘鏘鏘，香氣隨風迴盪，撒些油蔥酥融合壺底醬油，有種甘甜的古早味，鍋裡搖動的音符快意歌唱。邁入不惑之齡，飲食就越來越清淡，就像成長，轟動瘋狂的璀璨青春後，就嚮往踏實與平靜。

陽光穿過鋁窗菱格，在地磚篩出一段一段光塊，圍牆外邊腳踏車、農用車、混凝土車、機動車熙來攘往，仍舊忙碌。瞬間，讓我想起我們當年語文課堂裡，陶淵明結廬入境的詩句。

二樓是書房不大，但足夠容納我的思緒。晴耕雨讀一直是我最嚮往的生活，更貼切地說，是秉筆書畫。

筆墨從大學時代便是我鍾愛的創作媒材，比起西方油彩，若有似無的線條裡藏著一種追尋與觀照，當我走進水墨的世界，宣紙可以任憑我的蘭竹筆滲透、轉折、疾徐……，我常在想，當我含飴弄孫的時候，還有沒有辦法像知名女畫家陳進一樣，古稀之年仍作畫不懈。水墨畫有一種寧靜和悠遠，把所有的色彩都收納於黑白，我最常臨摹的是山水畫，想像自己是舊時商旅，在芒草古道上踽踽而行；是詩人，在茅草小齋裡瑤琴朗誦，隨著筆墨酣暢，又像俠士策馬奔騰於林木蒼莽鬱密之間。

倘若，在浩渺連綿的山水裡加上一彎彩虹又變成怎樣的天地？我常在夜闌人靜時，依偎一壺溫暖的花茶，讓斗室裡滿盈爵士與巴莎諾瓦的輕音樂，繪畫遂成了一種信仰。我想起那八零年代的歌，歌手說，「夜太黑，霓虹裡人影如鬼魅，這城市隱約有種墮落的美……」。在闌黑裡擁著瑯瑯燈火，我想，高峰狀態的人會有種神性，鬼魅應畏懼三分。

頂樓陽台夫閒置些露營的篷帳廚具，等孩子大了

些，計畫在旁邊的庭院野炊露營，生活與教養可以很浪漫。曾經，讀過藝術史，史書上記載，穴居的老祖先，竟可以把整個山體綿延成數百公里的岩畫藝廊，岩畫裡有進行中的舞蹈儀式還有人類與動物的和平生活，荒蕪時，人類的史前故事仍精采清晰，黯夜裡曖曖含光。在帳篷內，就與某種時空有了連結，返回生命的最初，篷裡，雖不能作畫但我們仍然可以歌舞，不容置疑，當我們被包覆起來，一如嬰孩被羊水包覆，有種安全感。

夜裡沒有猛獸惡狼侵襲，何妨在半睡半醒間和孩子述敘星座故事，希臘傳說處女座是掌管收穫的女神－普希芬妮，因她誤食四顆石榴，註定每年必須返回冥府四個月，因此大地有了分明的春夏秋冬。曾看過攝影行家鏡頭裡的蒼穹，月缺的日子，重覆的夜曝，讓星軌成了數百個同心圓，倘若把地球的經緯座標系統，轉換成同心圓的紀錄模式，那，此刻的虎尾小鎮一定是個絢麗的符號。

在綿密的圈裡，我彷彿看見二哥漂浮在目眩神迷

的湛藍夜空中。

最後一次見面，是二哥特休探視月子中的我，也正巧他把收藏良久的茶壺贈送給我們，他還說，壺得好好養，有空定要到我們新居泡茶。來不及揮手道別，病魔僅僅一年，便將他帶走。於是，公婆強忍至痛，請夫與我北上參加他的告別式，「圓滿了」是我們唯一攜回家鄉的信籤，我忘了告訴公婆，儀典中，局長、分局長、所長、隊長……所有所有知名的不知名的我尊重的警察弟兄，全都向他致上最敬禮。

曾經，分局長說，只要好起來，只要好起來就可以讓二哥轉任。

我與夫拋出聖嚴的白玫瑰，送二哥最後一程，那幾哩的星辰比往日迷濛，深夜彌罩淡淡的哀愁，晚風涼涼的，冰冰的。

公公如昔和老朋友茶聚，規律的讓我錯以為冷漠也是一種療癒。兄弟裡就二哥的個性和公公最像，拚

搏、堅毅、執著、忍耐。

最後一個忍耐是我猜的，二哥強忍病魔的啃噬，公公亦忍耐著哀慟把不捨深藏，深藏這生命難以承受之重。閒暇便與公公對飲談天，口啜清茶，也讓思念隨煙霧漫昇。二哥曾幽默問我小學程度的數學，「一層樓梯有七階，從一樓到六樓共有幾階？」是的，答案絕不是四十二階這般簡易，就如同我們至今都還不相信二哥已悄無聲息乘風遠去。

從此，婆婆只要空閒，便到新家整地、栽種，同時也把柔腸寸斷的記憶一併埋葬，對二哥的事我隻字未提，我也害怕決堤。

如果，如果我失去了孩子，人生風景會是如何的景致？

婆婆仍舊忙碌，在小農園裡鋤草，她說枝藤要架高，牛番茄曬點陽光才會甜美，孫女兒愛吃，得悉心栽種。或許忙碌是一種解藥，可以減少一點傷痛，夕

陽西沉，平和國小放學的鐘聲準時，我看著她老邁的背影越來越渺小。

曾經，她把夫捧在掌心，咿咿呀呀唱著媽媽的歌，在眠床上，溫柔傾訴民間故事，當妳我都成了母親就理解母親的心跳其實比傳奇小說更動人。

我告訴夫，不妨我們將柚木書櫃挪動，幫圓葉蒲葵遷徙向雞蛋花靠攏，近東邊的儲物間改造規劃成起居室，請師傅鋪上榻榻米，放置廣播收音機，擺上全家福照，撒些花露水，讓母親忘憂。

正巧，起居室供妳歇息留宿，親愛的 Jane，下交流道了嗎？

張琴雯 【作者簡介】

雲林人，六年級後段半生，現居虎尾，育有兩名子女，從事教職，學的是教育，喜歡的是旅行，醉心的是書寫，最近讀的書是《暗示微光》。

散文類 / 佳作 屋頂上的阿嬤 李冠河

阿嬤

「阿嬤，你怎麼在屋頂上，我也要爬上去！」向晚，小妹從屋內往外望，她看見 80 歲的阿嬤手拿著一顆菜瓜，白髮染上了金黃色的陽光……她對著小孫說：「我不是爬上來玩的，藏在葉子裏的幼瓜仔，再不採就只能留作菜瓜布。這裏太高太危險，你不要上來哦！」

不過，阿嬤的語音未落，小孩子手腳俐落，一下子就爬上屋頂！她踩脆了瓦片，阿嬤連忙抓住晃來晃去的孫女。

「哇！站在上面看夕陽離天空更近了，彩雲好美，我想拿蠟筆畫下來，小鳥飛來繞去，是要回家囉！」

「別亂動，妳踩到花了，可惜。」

「阿嬤，歹勢啦，這蕊花就插在你頭上，足水哦！」

「啊，三八囡仔，有螞蟻你知否？」

爸爸、媽媽回來了，遠遠就看到祖孫倆人，在屋頂上向他們揮手打招呼！

晚餐桌上一道菜，嫩綠的絲瓜配上白黃混合的蛋花，是全家的最愛。

後來，爬上屋頂賞風景兼摘菜瓜的工作就由小妹代勞，因為爸爸和媽媽勸奶奶說那樣太危險了。不過小妹笑著對阿嬤說：「我到 80 歲還要爬上屋頂哦。」

蘆筍味

我記得小時候爺爺種過蘆筍，嬌貴的白蘆筍是不能曬到太陽的（幼莖在出土前採收，質地雅白柔緻；而幼莖見光後會轉為綠色，即為綠蘆筍。），所以很早就要下田採收，再交由農會分等級收購。有一次，我跟班去「玩」，因為蘆筍很脆弱，我一下手就折斷了，所以只能待在田埂上，看霧綠的葉子蓬蓬的，土地砂砂的、望望天空、吹吹風……最懷念的是，看到豐收時阿公微笑、流汗的臉。

產季時，餐桌上會出現各式蘆筍料理，有蘆筍沙拉、蘆筍炒香菇、蝦仁，最受小孩子喜愛的是蘆筍甜湯（鮮度是罐頭津津沒得比）。不過大口灌完甜湯後上廁所，濃濃的蘆筍味也隨之飄散！

有一位台灣美食作家被歐洲友人招待白蘆筍餐，一開始有惱怒，因為她在家鄉常常可以吃到蘆筍，並不覺得此物有何珍貴……原來台灣 1970 年間開始大量種植蘆筍而馴種後的蘆筍香味較歐洲產的濃郁，在國

際市場頗受期待，栽培面積曾達 18,686 公頃、產量達到 12 萬公噸，1978 年外銷產值接近一億二千萬美金，是世界蘆筍罐頭主要出口國。蘆筍原產地中海沿岸，歐洲栽種已有 2000 年以上的歷史了，營養豐富被視為健康美味的食物，也是歐美星級名廚指定的高級食材。

自己種的酪梨

姊姊說：「以前在美國，第一次看到酪梨，同學說台北流行用大顆的酪梨加牛奶和黑糖打成像奶昔的感覺，很好喝哦！」後來她在市場上看到酪梨就特地買回來，加牛奶打成果汁，有點像木瓜牛奶（超市的木瓜又小又貴）美味可口。

姊姊回台後，看到超市的酪梨跟美國的品種不一樣，買來回味後便留下種子，隨手丟在盆栽泥土裏，後來就長成小樹苗，釉綠葉子很大器，媽媽將它移植到田地裏，慢慢長成一棵大的樹，七年後才開花結果。初始才結果幾顆，第二年竟然果實纍纍！

所以我們家的酪梨多到都可以分送給左鄰右舍、台北、花蓮的親戚。起先並不受青睞，因為大家都不懂得吃（要放軟、要放到軟、要放到軟軟的，才好吃）。若干年後，酪梨「菜市場化」加上營養的成份高（有植物界奶油之稱），還有用海苔、醋飯捲成加州壽司捲的美味料理太吸引人……在產季時，台北、花蓮的親朋好友紛紛來電：「酪梨好了嗎？可以摘了嗎？能寄給我們嗎？」實在供不應求啊！

今年，我們珍愛的酪梨樹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情況，當產季來時，爸爸發現酪梨被偷摘了一大半！

好心的鄰居說：「是你們的親戚拿著袋子來摘的，不要問我是誰，我不會說哦。」

但是我們真的想不出來會是誰會這麼做，因此家裏有些低氣壓。妹妹就學阿伯（農作也被偷過），就在果樹旁寫了一個牌子：要吃自己種！隔幾天再去看，文字旁出現了另外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可是我們沒有地。唉，真讓人哭笑不得！

梅花姑姑與冰仙草

農忙時節，大人都在田裡工作。梅花姑姑騎上摩托車，帶了一大茶壺的冰仙草、兩三個瓷碗，裝在一個農用提袋裡，送到學校給我們當點心。(啊！怎麼不是黃曉瑩媽媽送給她的那種三層鍋：上層擺水果、中層是飯菜、下層裝湯還用日式印花小提袋裝著成一套的？) 我和姊姊感到不好意思，趁其他同學尚未瞧仔細前，我嘟著嘴說：「我不吃，想回家！」

我們不領情，姑姑微慍但她忍住沒發作，迅速帶我們回家去。放在長板凳的茶壺微凹且沁著冰滴，煞像我們三人微熱的臉上的汗珠。梅花姑姑旋即又下田去拔花生！

阿秀說：「李梅孝順又勤快，都嫁人了還常常回後頭厝湊手腳。」嫁到新營後壁的小姑姑，幾乎每星期都騎著偉士牌機車回來！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餅乾、糖果、水梨、鳳梨罐頭外加零用錢……姑姑家裡種哈密瓜、西瓜時我們就有吃不完的甜瓜。歡樂富

足的氛圍一直和梅花姑姑緊密地連解結。所以當姐姐好幾次在週記上的一週大事寫下：姑姑回來了！老師的紅筆字忍不住提問：「你姑姑常回來？！」

國小時，我和妹妹第一次搭火車出遠門就是去新營找梅花姑姑。姑姑張羅我們吃喝玩樂一天，再等爸爸虎尾糖廠下班才來接我們。向晚，在姑姑家三合院的稻埕可以看到不遠處高速公路的車流。梅花姑姑笑說等一下不如一起回家時小表弟們打起架來，她的婆婆說再鬧就要修理人了！姑姑連忙去護衛小孩，調解紛爭。

爺爺奶奶相繼過世後，戀家的梅花姑姑也較少回來了。

幾年前難得一回，爸爸、大姑、梅花小姑和我有一趟台北之旅，我們特別搭高鐵、住圓山飯店、安排參觀故宮、逛遊 101。在斗南與台南北上的小姑會合，約定的時間到了仍不見她，大姑略略不安地找尋了一會兒終於見著人了，近七十的大姑對六十歲的小

妹說：「這個查某囡仔真讓人擔心！」小姑當時掉了一顆牙，笑時還不好意思用手遮著嘴。她說：「阿姐，車子一下就開動了，差一點趕不上呢！」

後來，梅花姑姑領隊似的帶著我們在士林穿梭、尋探爸爸和她及一些朋友年輕時合開餐廳的原址。「對，往地下室走……小心樓梯，啊！這裡已改建成服飾店了？！以前這裡是廚房說！用餐的位置在那裏，阿兄，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爸爸跟著聊著，語氣興奮、眼神閃亮，這一夜他們顯得特別年輕。

那年夏天，騎車要幫家人買冰的梅花姑姑撞傷昏迷，一星期後離世。葬禮那天因為有颱風接近，天空雲彩特別瑰麗。愛漂亮的姑姑一定會喜歡迎接她回天家的背景畫面。約莫隔了七日，我夢見姑姑開著白車載我們去希臘玩，大表弟阿任急著在找媽媽，我安慰他說不要緊張，你媽媽去停車，記住，現在她不開紅色喜美了！我們在美食街坐下來，點了咖啡、炒麵、

泡菜……一如往常又是姑姑買單！小姑帶我們吃吃喝喝的夢我又做過一次，有機會告訴家人時，大家聽了都笑了。

我相信，親愛的梅花姑姑現在是天堂花園的新住民，偶爾會在我們睡夢中開著雅潔的白車招呼我們出遊。

今年梅花姑姑往生日，我和姊姊想要準備一壺冰仙草，就用舊舊、凹凹的水壺裝，我們很想補吃一碗幾十年前有姑姑的心意的冰仙草！

李冠河 【作者簡介】

熱愛繪圖與寫作，希望將美好與世界分享。

國立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西班牙Salamanca大學藝術碩士。

如夢的距離-李冠河首展—於雲林文化局。星野星聚星散聯展—於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再飛一下下繪本—文化部補助出版。幸福樹繪本—雲林縣政府出版。飛揚的蒲公英—雲林縣政府出版。

散文類 / 佳作 高鐵之旅 廖紋伶

自從雲林高鐵站開通以後，家裡也開通了接駁站。

「價格那麼貴，又沒在趕時間，沒必要花那麼多錢坐高鐵！」

一開始的立論是這樣。不過，免費試乘幾趟以後就改觀了。

「速度快，很平穩，老人票還半價，為什麼不坐？」

不必輾轉坐車到斗南再搭火車，毋須忍受客運的周折與顛簸，移動速度還從原本的「行板」晉升到「極快板」，讓退休後深居簡出的父母放棄堅持，成為高鐵愛用者。不管是看病探病、尋親訪友、說親看房，毋須接送，早早出發，嗶的一聲，一日來回。

據報導，原先預估運量為新增三站中最低的雲林站，通車後的旅次量卻居最高，因為地利之便，轉眼間，家裡又成為親朋故友的集散地。

有時飯吃到一半，電話就響了，放下碗筷，馬上騎著摩托車出去載人。

「一小時一班，那就兩點十二分的好了。」也有那種尊重午休習慣的。

赫然出現在家門口，說是突然想來就買了票，下車後還一路從車站走過來的，也大有人在——「自己家嘛，難道不知道路嗎？」

婚喪喜慶與清明掃墓是流量大宗，南向北漂的家族有志一同，輪流出現在車站。「一到站，車廂就空了。」經常從台北南下的表哥就曾讚嘆，說雲林站的乘客根本就是高鐵的流量擔當。

老早就購置的伴唱機，運作頻率也越來越高，一推開門，從台中回來的堂姊正在唱歌，與高雄的小姑娘都說左右也無聊，便坐上高鐵，處理完瑣事後就聚在這裡。

遇到的問題也是千奇百怪。從原先擔心地震時架高的鐵軌會不會垮下來、停電就完蛋了，到後來的「雞可以帶上高鐵嗎？」「如果只是坐到台中，在車上上個廁所會不會坐過頭？」都有人問過。

像一條拉鍊，高鐵為緩慢的年代加速，也縫合新舊人事。

雲林高鐵站所在地是我們稱為「溪埔」的地方。新虎尾溪切分了西螺與虎尾，不過，對住在接壤處的我們來說，地理的切換，僅只是跨越溪上的一座橋而已，而在耕作人口老化與年輕一輩外移之中，溪埔的土地雖在，大多只是無償借予農人種植，只有歲末送來的幾袋米偶爾驚動時序，讓人直呼：「這麼快又過一年了！」

確定高鐵要在這裡建站後，溪埔又熱鬧起來。

先是土地徵收與配地鬧得沸沸揚揚，等塵埃落定以後，原本的農地變成建地，地價稅又讓一群人嚷著要去抗議，好不容易都安靜下來，又有需要煩惱的事。

寬庭、春不老、日不落、品松苑、輕井澤、湯布院……，收攬廣袤田園與歡快心情的千萬豪宅拔地而起，與土地沒有出售，或無法改建成收費停車場空地上長出的拔高雜草，形成對比。

「田草不得高於五十公分，會派專員到場測量。」暮春三月，鶯飛草長，一紙縣府公文又來。

對土地來說，最大的問題還是除草。丟著不管是不行的，二伯揹著除草劑一逕往前，主張鋪抑草蓆的父親，正為土地可能發臭而猶豫，堂哥果斷買來割草機，來來回回，割到頭皮發燙，臨走前順勢打個九折，把割草機賣給對面地主。「割草！半天一千五、一天

兩千」的廣告條地立起，兜售各式除草家私頭的小貨車勤於來去，除草機又在田間開動。

儘管沒什麼資格說今昔對比，還是有一個衝動，想讓祖母也看一看眼前的情景。

快要一個世紀了吧，故事中的祖母還非常年輕。

身為大地主家的媳婦，上有需要盡心服侍的公婆，下有一群待哺稚兒，養豬飼雞之外，打點家中三餐，還要張羅田間點心，日日都要揭鍋炊煮，才剛蓋上鍋鼎，一根扁擔又壓上肩胛，赤腳便踏上往溪埔的碎石路。而到田裡搓草時，黑悠悠田泥裡冷不防就能拉出一條蛇，那便是鐵青著臉也不能說什麼，只能趕緊丟棄，再若無其事繼續。

當年祖母的「大官」最愛與人相輸。上至收成，下至一句無關宏旨的話，無不可賭，籌碼從一塊畸零角地到好幾分田，每賭必輸。再經歷過「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時序步入中年，半生

辛苦，兒子也娶了媳婦，該輪她享福的時候，家中產業早已不比當年。

以前，農村的人喜歡幫孩子取賤名，據說這樣不但好養活，而且一生都會順利，不過祖母不領情，她恨自己的名字，單名一個「怨」字，是生活的代言，也彷彿預言。

時序終於跨越到新的時區，當時的碎石路全部覆上柏油，曾經有蚯蚓翻動、水溶溶的田，再也汲不出地下水，只有草依然從土裡長出來，當年計較的產業上也依舊有人嘆息。

無關田產與勞動，這裡曾經是我的樂遊原。

升上國中後，掙脫繁重課業的最佳方案，就是在放學後騎著腳踏車到處閒逛。在薄涼的風間穿梭，自在又自主，只要忽略成群的蚊蚋，絕對沒有比溪埔的田間小路更悠閒的地方。

也曾尾隨到村裡兜售冰淇淋的三輪車小販身後。傍晚，他結束販售騎入溪埔，幾個彎繞後，沒入道路盡頭的竹林深處。好奇探看，才發現一間小小的，重心略略歪斜的竹管厝，正透出微光。

三十年後，通往他家的路已經鋪上平坦柏油，路的兩側植滿新栽的小葉欖仁，全版的建案廣告迎風矗立，最大的路口還有不動產進駐，他和他的家，也早已消失在路的盡頭。

今日的溪埔有了路名。在虎溪北路與虎溪南路之間，路名縱橫切割出方整的街道，新建的房舍實際入住的人口不多，稠密的交通號誌在荒枯的陌路間閃爍指示。要帶著誰去哪裡呢？在充滿希望的新市鎮裡，也會填入不確定感吧！

從我的眼睛看出去，只剩斜坡還有當年的一點樣子。

過了橋右轉，道路開始往下傾斜。斜坡沿著新虎

尾溪的堤岸延伸，原本溪埔北側的田地與路面有一段很大的落差，現在填高擴成四線道，堤岸旁的斜坡無須下降太多，只在開頭處形成一段小小的坡度，就與道路切齊。

相較起來，當年那個又陡又長的斜坡好玩多了。也是這樣，過橋後一個急彎，就置身河岸土堤的頂端。迎風，順著陡坡疾速下降，車停就轉變方向，再使勁踩踏登頂，御風而下。這這樣一次又一次，在當時的夕照光彩裡留下身影，也把年少的煩惱都丟在那裡。

沿著記憶的腳步走去，渠裡常有灌溉用水，田埂上常留青苔，作物以稻菜為主，植栽翠綠低矮。適合奔馳，也適合遠眺，這裡的道路沒有名字，界線在這裡是模糊的，但是身在其中就會知道，不停抽換紅黃橘綠的天際是西方，如果背溪朝南不斷地騎，作物會漸次切換，當周遭景致間雜以拔高的玉米或甘蔗田，視線開始變差，田土轉為疏鬆的沙質，空氣中製糖的焦香氣味也會慢慢濃稠起來。

這樣就來到位在溪埔外廓，俗稱為「空軍仔」的舊空軍基地。當年，雖然駐軍人數不多，出入口仍放置拒馬，設置輪值士兵。記得有一次，天色快速轉暗，急於回家的路線毫無章法，只一個轉彎，就蹣進一條長長的大道。定睛看清，道路盡處有兩個衛兵，其中一人托起了槍，似乎要警斥這個暮色中的不速之客，不准再有造次與位移。

緊鄰空軍基地的眷村，在這裡一路開展。從寫著「精誠團結」的門柱或「建國一村」的牌樓看進去，村落還隱身在曲折的長路之後，印象中外省老伯的孤漠與口音、入口處存心遮蔽的疏離感，讓人不敢特意造訪，只能沿著一村、二村、三村的縱長外廓一路馳去。

流轉的身世與陌生的口音，不容窺探的境地與戒律，這裡的排外氣息讓人不得其門而入，成了我與鐵馬所能到達的極地，當年無限美好的夕陽，也彷彿止於這裡。

任誰都想不到今天的發展吧！

隨著高鐵選定在這裡建站，傳承下來的土地都換了座標，舊時的產業道路全部更新成平整大道，地點好的土地動輒炒作到千萬，不管是農業博覽會或是元宵燈會，高鐵載來的大量人口，都讓久居此地的人興起滄海桑田之感。原本足以疏通三個鄉鎮交會路口的紅綠燈，成為嚴重回堵的元兇，厲害的人可以蹣進小路避開紅綠燈與車潮，但是若是要過中正橋，就得乖乖的排入隊伍，可說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年前，中正橋開始擴建成四線道，施工的同時，也開始擴充連外道路。出門逛個一圈，就可以聽說誰家的門口埕被切了一刀，有人運氣好，圍牆只要拆掉前半部就好，無須大興土木的人早在蓋房子時就自退好幾公尺，而本來就想砍掉的松樹居然還意外領到一千元的補償金……。

接近端午節那時，原本和徵收路線無涉的我們，居然也收到補償金領取通知。

說是靠近中正橋的地。當年分家時，這是額外分給長孫的，之後長排的土地賣給建商，轉眼三十餘載，當初巍巍立在橋頭的連棟「販厝」早已垂垂老矣，沒想到在邊緣處，還留下一塊未竟分配的土地。

父親喝醉的時候，總說起這裡。講自己時運不濟，賣掉的幾塊地，只換得幾臺後來秤重賣掉的紡織機，遺憾當年錯過買下台北透天厝的機會，埋怨自己身為老么，當年分得會被丟倒垃圾的路邊地，等高鐵建站徵收土地時，又抽中不具商業價值的邊緣區。跟往事乾杯的時候，思緒毫無頭緒的跳躍，不過眼神還是回看這裡。

而據說為了追查產權，也讓承辦人員費心了。

從日治時代的地籍資料開始查起，該筆土地登記在曾祖父名下，理當繼承的祖父早已離世，再順著族譜往下開展，終於把土地分為六份，不分男女，也不拘於排序，由父執輩的六個兄弟姊妹持分。

約好時間與日期，等分別從左營、桃園與台中趕來的人都在高鐵站集合好，旅行就開始了。

一有人說要招計程車，就引得眾人七嘴八舌，這個嫌貴，那個說會暈車，好不容易有人注意到高鐵接駁車可以直接坐到縣府，一群人才浩浩蕩蕩坐上去。

下了車，由老大領隊。雖然已是八十幾歲的老人了，還算得上健步如飛，據說之前還曾經來過「地權科」，一群人自然以他馬首是瞻。

「遐的指示免看啦！綴我走就對了！」完全無視標示，拐彎、按下電梯、出去以後直走到底，一路上指揮若定，直到推開「老人福利科」大門，還堅持「對內底走就是。」

被帶往另棟大樓，領好各自的支票後，還得去一趟銀行。

「收送病患的巴士好像有繞到銀行附近喔！」等了半天卻招不到計程車後，有人靈機一動，領眾人到附近醫院的接駁巴士站。

「反正是上年紀的人，坐這個也不奇怪吧！」就這樣說服了大家。

不過老實的人卻說，要從醫院走出來才像，才不會被人家說，都已經是當阿公阿嬤的人了，還這麼貪小便宜。

「鰥人毋才按呢！」素來性急的二伯父氣得破口大罵。頻繁出入醫院的兩個姑姑直說不必，反正也沒人注意。不過也沒人勸得住，為了等拗不過良心的人從醫院走出來，眾人只好撐起陽傘，往門口的方向看去。

最後一次「分家」，也是手足的第一次旅行。原來不管對方幾歲，或是已經相熟幾十年的家人，只要是第一次同遊，都會遇到這麼多問題呢。而個性這種

東西就算經過多久也不容易變吧，都說歲月不待人，它仁慈的一面大概就在這裡。

「等下一起吃飯，之後唱個歌再回去！」

「坐高鐵最晚的班次回去就好，反正也不用多少時間。」

等待的時間不長不短，足夠安排接下來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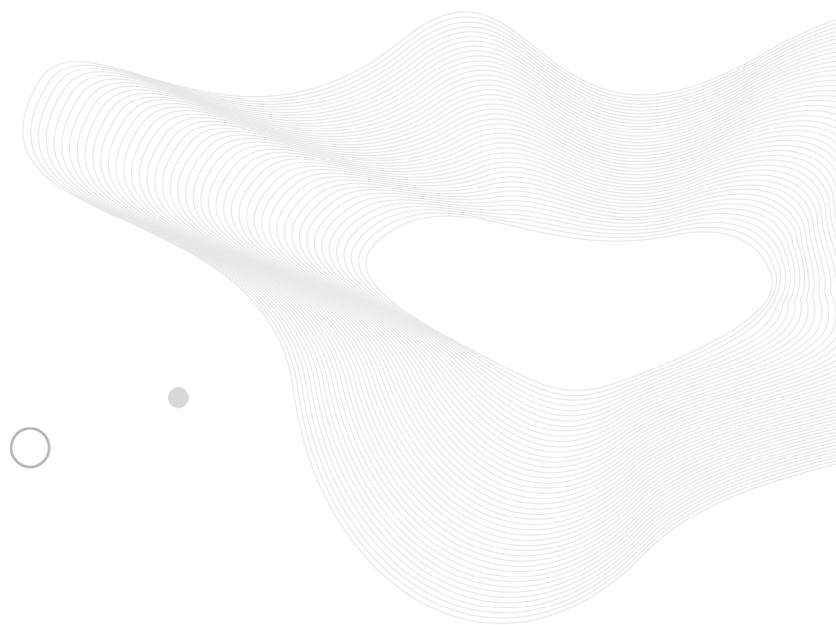
不斷往前開去，彷彿能將一切拋在後面的高鐵，劃過我們的生命，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們長成這樣的人，在不斷加快的速度裡，告別舊的事物，向未知進站。

儘管旅程不斷往前，記憶卻在這裡駐站，儘管還會有許多人從這裡出發，不過也知道，這不但是離開的起點，也終究是回家的方向。

因此，不管是中繼站、接駁站，還是歌喉戰，都請別客氣喔，而入夏後還得除一次草，中秋節還會再見面，下一次，像這樣的旅行，也一起出發吧！

廖紋伶 【作者簡介】

雲林人，現任國小教師。曾獲得雲林文化藝術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北市文學獎。希望自己有一雙更銳利的眼、更溫暖的筆，可以持續拓印日常、書寫情感。



第十五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新詩 / 散文

發行單位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發行者	張麗善
總編輯	陳璧君
副總編輯	陳美燕、侯博震、張力元
執行編輯	李迎仙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電話	05-5523196 (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	育騰印刷社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 100 巷 25 號
電話	05-5332266
出版日期	2020 年 2 月
定價	250 元
I S B N	978-986-5425-24-1 (平裝)
G P N	1010900260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本書部分內容具有著作版權・且經正式授權・抄襲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詩／散文．第十五屆／陳璧君總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雲縣府，2020.02
面；公分

ISBN 978-986-5425-24-1 (平裝)

863.3

109001305